

复旦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地区城隍：变迁中的民间信仰（1369-1930）

姓名：朱梅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历史人文地理

指导教师：朱海滨

200905



## 摘 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明清至民国时期上海地区城隍信仰的演变，讨论了城隍信仰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首先通过对该时段上海地区城隍庙宇修建与神灵信仰变迁的考述，厘清了以前关于上海地区城隍神记述的混乱。从城隍庙的修建、城隍神的来源这两个方面，讨论归纳了上海地区城隍神信仰的四种原型：抚慰地方、抵御外侮、为民请命；神灵显佑。各县的城隍神起源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城隍神的记忆逐渐归于同一，城隍神的原型逐渐模糊，但城隍神的功能却被彰显，信仰延伸。

其次，以时间为序列，讨论了上海地区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的空间分布，进而展示了城隍神信仰背后的经济驱动因素。明中叶以来的地方商业化与城镇化，推动了城市保护神——城隍信仰的普及。城隍信仰扩大的主要标志是庙宇的建设、持续的修葺，以及民众如痴如狂地加入城隍神信仰——“生恩万姓戴城隍”。伴随着精神信仰的展开，信仰的内涵与载体被延伸，以城隍信仰为中心的庙会活动，与区域经济发展，都展示精神信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再次，本文重点讨论了处在政治与文化、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城隍信仰的形态。明初册封城隍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安排与意识形态，这一安排在清代有所继承，但逐渐弱化，尤其是伴随着民众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城隍信仰逐渐地变成共同的地域文化归宿。无论是宗教性的祭祀活动，还是日常的城隍信仰，民众与官员都分别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活动的空间。城隍庙与城隍信仰逐渐成为一个共同的平台，成为一个意识上的共同空间。

[关键词] 城隍信仰 原型演变 内涵与表现 存在空间

## ABSTRACT

This paper from three aspects, discussed the evolution of the belief of town gods in Shanghai district in the Ming & Qing dynasties, and the mutual relation among town god, soci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culture.

At first,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confusion of the town god of Shanghai district, through the first In Shanghai through careful textual research.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mple of town god and the recourse of town god, we could conclude the prototypes into four types: consoling for citizens, and protecting the city;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and defending for public security; incorruptible functionary and pleading for the people; as one sanctuary and asylum of citizen. In short, the origin of different town god is diverse, but as time goes on the memory of town god attributed to the same gradually. The prototype of town god is faded gradually, but the function of town god has been emphasized.

Secondl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wn god through the time series, and found that belief behind has economic drivers. Commerc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f Yangzi River Delta promote the prevalence of town god for protecting the city Since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The hallmark of the expansion of belief is the temple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repair, and the pursuit of town god fervently. With the expansion of spiritual belief, the meaning of town god was extended. Temple fair centered as belief of town god show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piritual faith.

Moreover, this paper emphasizes on belief patterns among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national and local factors. Canonization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 has been given a stro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rrangement. This arrangement was continued in the Qing Dynasty, but gradually faded, especially accompanied by more and more popular participation of populace, and the belief of town god has been the common cultural destination gradually. Whether religious rituals, or day-to-day activities, both officials and populace could find their place. The temple of town god and the belief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ommon platform, a sense of the common cultural space.

**Key Words:** Belief of Town God, Prototype and Evolution, Content and Performance, the Space of Existence

## 绪论 上海地区城隍信仰研究的学术背景与拓展

### 第一节 学术回顾：关于上海城隍的关注与发现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 1920-30 年代就曾经引起过众多学者的关注,收集了一些文献,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例如,顾颉刚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对北京妙峰山香会、东岳庙、福建泉州铺境、广东东莞县城隍庙等所作的初步研究<sup>1</sup>;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对开弦弓村的民间信仰活动加以关注,探讨了灶王、刘皇等“神道”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sup>2</sup>。一些涉及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也对古代的民间信仰问题表现出了兴趣<sup>3</sup>。此外,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论述,还散见于当时涉及民俗的相关研究论著之中<sup>4</sup>。其时,关于上海城隍神与城隍信仰的描述与评论,基本集结成册于《上海研究资料》及其《续集》之中<sup>5</sup>。

有关欧美社会人类学界对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王铭铭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有过详尽的介绍<sup>6</sup>,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斯福、武雅士等人<sup>7</sup>,以及马丁、魏勒。杜赞奇在研究华北农村时也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试图以此揭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多种途径和方式”,并且认为民间信仰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渠道。此外,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学者,如金井德章、中村裕一、永尾龙造、酒井忠夫、泽田瑞穗、小岛毅、松本浩一、须江隆等,曾分别对东岳信仰、城隍、文昌神及南宋的赐额问题等,作了较深入的研究<sup>8</sup>。

<sup>1</sup> 顾颉刚. 顾颉刚民俗学论集[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sup>2</sup> 费孝通. 江村经济[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sup>3</sup> 例如柳诒徵便撰有《述社》一文,对古代中国“社”的源流演变加以条缕剖析,许地山著有《扶箕迷信底研究》[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1)

<sup>4</sup> 例如,张亮采编著. 中国风俗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1), 胡朴安主编. 中华全国风物志[M] (上海: 大达图书供应社. 1935)

<sup>5</sup> 上海通讯社. 上海研究资料[G].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年影印本; 上海通讯编. 上海研究资料续集[M]. 上海: 上海书店影印本. 1984

<sup>6</sup>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sup>7</sup> Stephan Feuchtwang: *The Imperial Metaphor: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Arthur Wolf: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sup>8</sup> 集中体现在由福井康顺监修. 道教[M]. (朱越利等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在众多中国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以滨岛敦俊与韩森为代表的工作，他们基本上采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基本路数有二：第一，讨论民间信仰与政治经济变革的关联；第二，关注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

滨岛敦俊的一系列论著，从政治史的角度，讨论了城隍神等民间信仰的来源、背景、演变途径；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对明清时期江南城隍信仰及李王、刘猛将、金总管等江南土神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民间信仰的发展变化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sup>1</sup>。韩森在《变迁之神》中主要研究了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问题，通过对大量南宋时期碑铭资料及鬼怪故事的读解，向读者描述了一幅有关国家与民间宗教关系的全景图<sup>2</sup>。朱海滨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研究》中，以浙江地区关羽、周雄、胡则信仰为例，讨论了宋代以来中央王朝是如何通过制定祭祀政策干预民间信仰，向民间社会渗透？地域社会的民间信仰又是如何适应王朝的祭祀政策？以案例的方式，详细生动地揭示出了中央祭祀政策的变化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sup>3</sup>。

蒋竹山曾撰文总结了历史时期祠神信仰与国家 / 社会关系的研究，讨论了三个方面的话题：1、国家权力与祠神信仰（“赐额、赐号”问题）；2、地方祠神信仰的“国家化”与“儒家化”；3、官僚层、缙绅与祠神信仰（淫祀的认定），分析权力与信仰的互动、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间的关系<sup>4</sup>，基本上框定了信仰问题研究的一般研究要素与分析路径。

具体到城隍信仰的研究，基本的研究思路主要有两类：1、第一类是关于城隍信仰本身的研究，早期研究者或者民俗研究，大多采用这样的思路。例如 1930 年代，邓嗣禹发表的《城隍考》一文，考证了城隍神信仰的起源、内涵，明初城隍祭祀制度的改变，以及明清时期城隍庙的演变，这是近代学人在此方面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sup>5</sup>。郑士有、王贤森在《中国城隍信仰》中，对城隍的神格与职能、城隍的历史演变、城隍信仰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特点、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整理，此书对城隍信仰的缘起、发展、演变以及明初城隍祭祀的制度化等，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sup>6</sup>。此外，他与刘巧林合著的《护城兴市——城隍信仰的人类学考察》，通过介绍城隍庙的由来、功能、地位，说明了城隍庙在旧时中国城市的作用——护城兴市，它与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关系密切，解释

<sup>1</sup> 滨岛敦俊.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M]（朱海滨译）.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sup>2</sup> 韩森. 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sup>3</sup> 朱海滨. 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sup>4</sup> 蒋竹山. 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讨论[J]. 新史学. 2005. Vol.8(2)

<sup>5</sup> 邓嗣禹. 城隍考[J]. 燕京大学史学年报. 1934. Vol.2(2)

<sup>6</sup> 郑士有、王贤森. 中国城隍信仰[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城隍信仰是城市居民心灵释放和信仰寄托的空间<sup>1</sup>，不过该书大抵是读者了解城隍庙历史的通俗读物，仅仅介绍了城隍信仰，以及相关的文化活动，没有明显的时间与空间断限，没有历史的纵深与空间的分异。荣真的《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研究》，从民俗的角度讨论城隍信仰的来源、演变、城隍职能、祭祀文化与习俗<sup>2</sup>。范荧的《上海民间信仰》对于上海地区的民间信仰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对于相关民间信仰的介绍与梳理工作，也可以归纳入这一研究思路，其中有一章节对于城隍神信仰也有过大致的介绍与交待<sup>3</sup>。孙金富主编的《上海宗教志》中也描述了上海地区各县的城隍信仰的活动，不过为比较简略的文献记录与整理<sup>4</sup>。

另一类关于城隍信仰、相关要素以及地域社会的研究，大多具有比较深入的学术探讨。最为突出的是滨岛敦俊有关城隍信仰的研究，在《明清江南城隍考》<sup>5</sup>中，他认为市镇城隍庙所祭祀的是所属府县城的城隍神，这些镇城隍并非象征着这些市镇要求成为与州县对等的“都市”，而是希望把自己置位于首都—省府—府城—州县各级行政序列的下层，镇城隍的发展和村庙与镇城隍庙之间解钱粮关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江南农村在明后期经历了商业化、都市化的社会经济变动，镇城隍庙的形成，可视为对这种变动所作的宗教反应；另外，在《明清江南城隍考补考》<sup>6</sup>中，他讨论了以市镇为核心的生活圈，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祭祀分化问题。此外，他还对明清江南城隍、总管信仰兴起背景的考察，结合社会经济变迁的视角，解释文化信仰背后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sup>7</sup>。2007年，苏智良、姚霏通过对上海城隍庙社区的研究，讨论了从晚清到民国，上海城隍信仰经历了“亦官亦民”到“日益大众化”、“信仰一元”到“信仰商业化”的过程，展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信仰文化与商业文化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博弈与重构，并认为城隍庙社区成为具有传统气质、以信仰为内核、集文化、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sup>8</sup>。

根据已有的研究可知，城隍信仰的生存空间与基础是城市社区，首先来自于官府的引导与民间的接纳，通过一系列宗教性仪式活动进行强化（例如“三巡会”，全城性的“洁城”行动），通过一些平常的非宗教性活动，扩大城隍信仰的范围，经过官府、士绅、民众的互动融合，实现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于是，有关城隍信

<sup>1</sup> 郑土有、刘巧林. 护城兴市——城隍信仰的人类学考察[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sup>2</sup> 荣真: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研究——以三皇和城隍为中心[M].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6

<sup>3</sup> 范荧. 上海民间信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sup>4</sup> 上海宗教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宗教志[G].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sup>5</sup> 唐史研究会编. 中国城市的历史研究[M]（唐史研究会报告）. Vol 4. 1988

<sup>6</sup> 唐史研究会编. 中国的城市 and 农村[M]. 1992

<sup>7</sup> 滨岛敦俊. 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和民间信仰[M]. 东京: 研文出版社. 2001; 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J]. 史学集刊. 1995(4); 明初城隍考[J]. 社会科学家. 1991(6); 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1(1)

<sup>8</sup> 苏智良、姚霏. 庙、信仰与社区：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J]. 社会科学. 2007(1)

仰及其活动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具有一些前后相续的存在形式、与内在涵义。从经济变革方面来看，城隍信仰的兴衰与经济发 展的趋向有着一定强度的相关性；从官府的政治安排而言，国家祭祀政策的安排与城隍信仰扩大或收缩同样密切相关；从地方文化的视角来观察，独有或显著的地方文化，一般会逐渐被融入到城隍信仰之中，扩大了信仰的内涵。

## 第二节 本文的主题、问题与特色

### 1、相关学术延伸的可能

近年来国内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华南、东南、江南地区，已经取得了相对较多的进展，但是有关明清以来上海地区的城隍信仰尚缺乏完整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借用前人对城隍信仰，以及其他民间信仰研究的方法和成果，采用传统历史地理分析法，结合社会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民俗学的认识，探讨从明清至民国，时空变迁中的上海城隍信仰。

以往涉及上海城隍信仰的研究，均没有明显的时间断限，各个时间段的变化与特征也没有相应地反映出来；对于城隍信仰活动所具有的地域特征的关注相对不够。例如，早期的考证或民俗研究，对于上海地区城隍信仰的关注，大多从信仰及其仪式入手，正如赵世瑜所言“也许，从探讨信仰和仪式入手，比较容易陷入那种二元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们从寺庙——无论它是属于哪个宗教的——这个空间或场所入手，观察在其中的和周围发生的一切，是否可以把思考深入一步？”<sup>1</sup>

虽然从历史视角开展工作的研究者，已经开始进行了城隍信仰活动的地域观察，例如苏智良、姚霏的努力。本论文希望再次前进一步，借用前人对民间信仰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对明初以来上海地区的城隍信仰做进一步探讨，讨论各县城隍信仰原型的来源，以及其中的地域经济背景、文化变迁的脉络。

### 2、论文主题

本文拟从明初至民国，这样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探讨上海地区各县城隍信仰的出现、演变过程，以及涉及城隍信仰相关问题的讨论。预期在廓清城隍信仰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总结其中的演变路径，并试图讨论城隍信仰与地方社会经济变革、政治诉求、文化意识的关系，试图讨论从传统到近代的过程中，上海地区城隍神作为城市民间信仰，是如何建立起来，如何适应官方的规定，如何在社会经济的变革中，不断地新陈代谢，实现不同群体的社会诉求。

---

<sup>1</sup> 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81

### 3、基本问题

为了实现以上提及的主题，需要讨论的基本问题主要有：

(1) 上海地区城隍信仰的原型与演变趋向；(2) 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城隍信仰变革；(3) 民间信仰与国家之间的调适过程；(4) 文化信仰背后的政治经济驱动力。

### 4、创新之处

从传统历史地理学方法入手，考证了上海地区城隍信仰的原型、演变过程，以及各县城隍信仰的时间空间过程中的分异，并且在社会经济变迁的框架中，讨论城隍信仰的政治文化内涵。

## 第三节 时空界定、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1、空间界定：

现在的上海地区，回溯到清代，相当于嘉庆时属松江府的七县一厅，以及属于直隶太仓州的三县：华亭县、上海县、青浦县、娄县、奉贤县、金山县、南汇县、川沙厅、嘉定县、宝山县、崇明县。在民国时期，相当于江苏省上海县（包括 1927 年设立的上海市）、奉贤县、金山县、南汇县、川沙县、嘉定县、宝山县、松江县、崇明县。（关于明清上海地区州县的沿革参见图一，其中 1724 年从青浦县中析分，1742 年又合并到青浦县的福泉县从略）

### 2、时间断限：

开始于洪武二年（1369）改制，结束于 1930 年代战前。1370 年朱元璋下令整顿祀典，取消神爵，按行政机构命名各地城隍神庙，模仿地方各级衙门进行建造城隍庙，俨然形成一套完整的阴间王朝官吏系统，这是中国城隍信仰最显著的一次制度化事件。1930 年代后，伴随着战争、混乱、萧条，城隍神信仰空间收缩，暂时式微不显。

### 3、研究方法：

(1) 基本文献：首先依赖地方志中的基本信息，获得一个大致的认识，再结合本地人士的笔记、文集等相关文献中的记录，大致可以复原变革的进程，并做出初步的分析。

(2) 写作方法：首先依赖传统历史地理的考据分析，复原城隍信仰的原型，在传统政治经济分析的框架之中，结合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析工具，揭示社会变

革中的信仰现象，以及信仰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驱动力。

#### **4、基本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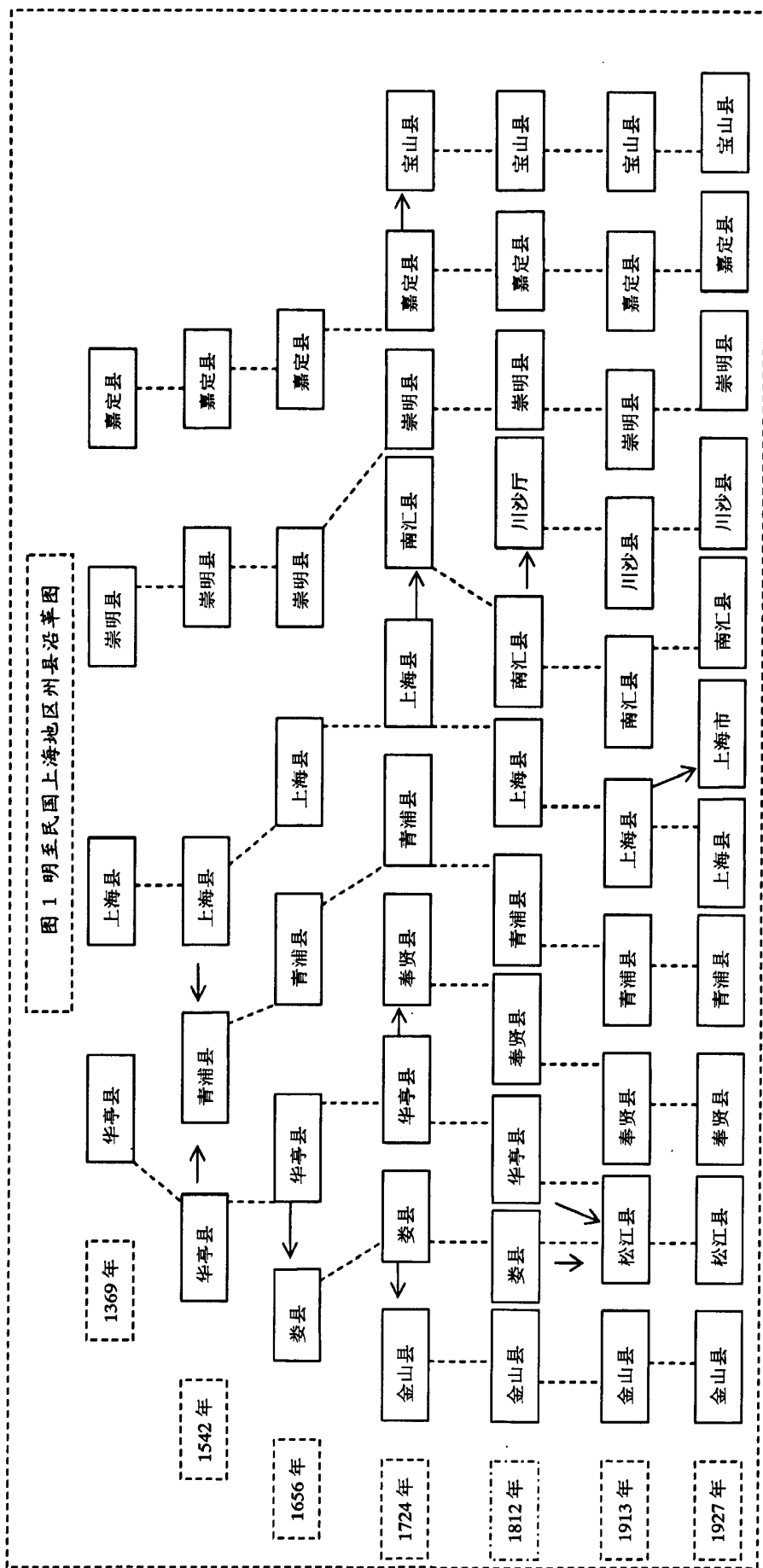
绪论，交待上海城隍研究的学术背景，已经具备的研究基础，本文的预期方向。

第一章，考证、描绘明清以来，上海各县城隍信仰的来龙去脉，分类探索其中的演变路径与内在逻辑。

第二章，讨论社会经济变革下的城隍庙信仰，是如何兴盛发展，并且伴随着经济变迁，如何扩大信仰的内涵，并推陈出新。

第三章，讨论政治与文化、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中，城隍信仰如何实现政治需求与文化认可，如何在民间与官方共存，以及这一信仰的空间是如何构建？

最后简要地总结变迁中的上海城隍信仰。



说明：每行表示该年份上海地区县别，带箭头的实线表示该县首次由另一县析分或合并而来，虚线连接的系列，表示该县的沿革脉络。（1724-1742 年中青浦县曾析分出福泉县）

## 第一章 上海地区城隍庙宇与信仰的考述：原型与演变

一般认为，城隍神被作为信仰，来自于《礼记》中所谓的“天子大蜡八”，天子需要祭祀的八种神中，有“坊”、“水庸”，大略是祭祀城堞、护城沟渠，也就是对城市守护神的祭礼<sup>1</sup>，故云“有城则有隍”。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城隍庙记载见于北齐<sup>2</sup>，据邓嗣禹的考证，唐宋时期城隍神信仰已经颇为流行，主要流行于江浙、皖赣闽、两湖（“会稽俗多淫祀”）<sup>3</sup>，经过明初加强中央集权与重建礼制运动<sup>4</sup>，城隍神庙逐渐遍布全国，并形成府州县的等级体系（虽然更多侧重于概念上的规划）<sup>5</sup>。清延明制，就国家祭祀政策而言，废止了一些相对应于现实官员的等级称呼，但城隍信仰更为流播，及至民国以后，随着商业化因素的加入，城隍信仰的内涵出现了更多的改变。

关于城隍信仰的演变，一般认为明初的洪武改制，仅仅奠定了城隍信仰的基本精神与框架线路，并没有具体落实下去<sup>6</sup>。就各地城隍信仰的具体原型而言，尚且需要重新发掘、认同，并且赋予新的含义，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城隍神的原型也在不断变化。邓嗣禹考证过城隍神从人到神的过程，郑土有、王贤淼在《中国城隍信仰》，也对城隍的神格与职能、城隍的历史演变有过简单的梳理<sup>7</sup>，但目前尚未有论著详细讨论县别的城隍神原型及其内涵，本章以上海地区各县的城隍庙宇的建设、信仰的演变，分别叙述明初以降，各县城隍庙与神的变迁过程，以获得一个清晰的认识。

### 第一节 抚慰地方：上海、青浦县城隍的演变

相传吴王孙皓时，在华亭北桥镇立庙，祭祀汉朝博陆侯霍光，一般认为这是现今上海地区祭祀霍光之始。大约宋初在华亭县县治西面建成城隍庙，具体年代

<sup>1</sup> 钱淦. 宝山县续志·附新志. 卷五. 礼俗志. 民国十年刊本

<sup>2</sup> 见于《北齐书·慕容俨传》所载的城隍神显灵护城（上海：中华书局.1972. Vol 1: 281）

<sup>3</sup> 邓嗣禹. 城隍考[J]. 燕京大学史学年报. 1934. Vol. 2(2)

<sup>4</sup> 洪武二年（1369），朝廷下诏“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sup>5</sup> “城隍之祀，宋建隆后遍于天下，明初去庙为坛……”，陈其元等修、熊其英等纂. 青浦县志. 卷三. 建置·坛庙. 光绪五年刊本

<sup>6</sup> 可参见朱海滨对此的归纳（朱海滨. 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sup>7</sup> 郑土有、王贤淼. 中国城隍信仰[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已经不可考，其时城隍庙大约依附于霍光庙，所以又称为金山庙、霍光行祠。政和四年（1114）城隍庙移建于华亭县治东南的淡井庙（今永嘉路12号），作为华亭县城隍庙的行宫<sup>1</sup>，一般被视为上海城隍庙的前身。

### 1、元明时上海城隍庙的兴替

元至元十四年（1277）华亭县升为松江府，县城隍庙升级为府庙，二十九年（1292）华亭县东北的五个乡被分割出来成立上海县，原华亭县淡井庙城隍庙被改为上海县城隍庙，后人称之为老城隍。据最早的弘治《上海县志》记载：城隍庙在县西北长生桥西，永乐年间知县张守约建，岁久圯毁。天顺元年李纹重修<sup>2</sup>。同治《上海县志》对此回忆记录道：“城隍庙初奉于淡井庙，明洪武二年，刻诰封显佑伯。永乐间知县张守约以霍光行祠改建为庙”<sup>3</sup>。由此可见，永乐年间上海知县张守约将原位于县西北的霍光行祠，改建成县城隍庙。金山庙改成城隍庙后，前殿仍奉祀金山神霍光主像，后殿则供奉秦裕伯的红棉神像，一庙二城隍。改建之初，城隍庙规模尚小，以后历代都有所修葺，天顺年间李纹住持重修庙宇。后来因庙门过小，司庙人员募集财帛，于嘉靖十四年（1535）建造一座牌坊<sup>4</sup>，请新到任的知县冯彬题字——“海隅保障”。

明初以前，县城隍庙还没有纳入官府规范中，洪武初年的册封诏令以及祭祀政策规范，从理论上设定了框架，但是直到永乐年间，上海县城隍庙才正式建成，以后历经整饬，将明初册封时赋予的“鉴国司民”的意义，转化为“海隅保障”，更加凸显了城隍护城的含义，民间与地方的色彩更加浓厚，上海城隍也获得了更为广泛持久的支持。

### 2、清至民国的修葺与兴盛

康熙二十二年（1683）知县史彩修主持，道士杨兆麟募捐建二所鼓亭，四十八年（1710）在城隍庙侧建造东园，设池造亭，堆叠山石，栽种花草，当时庙基为十二亩六分，城隍庙便成为上海城内的名盛处所<sup>5</sup>。雍正十三年（1735）庙内住持再次募修，次年庙地获得恩诏免科。乾隆十二年（1748）四月初三日寝宫被毁，知县王倬重建。乾隆中叶，明代潘允庵经营的豫园渐渐荒圯，潘氏后裔也渐见式微；其时上海初通海舶，商贾云集，潘姓急于求售。二十五年由全县士商捐纳，认购潘氏豫园故址，归入城隍庙，作为西园，并分地修葺，辟为各业公所。所费

<sup>1</sup> 应宝时修、俞樾纂。上海县志。卷十。祠祀。同治十一年刊本

<sup>2</sup> 郭经修、唐锦纂。上海县志。卷四。明弘治17年（1504）刻本影印。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10）

<sup>3</sup> 应宝时修、俞樾纂。上海县志。卷十。祠祀。同治十一年刊本

<sup>4</sup> 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撰。松江府志。卷十七。建置。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sup>5</sup> 上海通社。上海研究资料。风土·祠寺掌故·城隍庙。城隍庙沿革略考。第501页

资产累巨万，极尽泉石之美，以作娱神乐神之用。从此以后，庙基又扩大了三十六亩八分九厘二毫，游人也渐渐增多，商人竞设店肆，城隍庙渐渐成为繁荣的商业据点<sup>1</sup>。乾隆五十九年（1794）葛文英募建后楼，嘉庆三年（1798），复新大殿两屋列二十四司仪，门外及殿西偏为四司殿（基二十亩六分免科）。道光十六年（1836）西屋及戏楼被毁，众商重修。道光二十二年英军驻屯上海城隍庙五日，但对于城隍庙并没有多少破坏。咸丰五年（1853），小刀会占领上海，以城隍庙为其总部，驻扎十八个月，损坏颇多。咸丰十年太平军压境，苏松太道吴煦请求外人共同入城防守，城隍庙又成为英法军队驻地，摧毁假山，填塞池塘，建造营房，此后，城隍庙便面目全非。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同治四年（1865）知县王宗濂重新修筑。同治七年三至十月，巡抚应宝时倡捐大修，费钱一万余缗，城隍庙又焕然一新<sup>2</sup>。光绪十九年（1893）知县黄承喧募捐修缮头门辕门大殿以及戏楼鼓亭，次年漕运颁立“保厘苍赤”扁额。这时庙内游人日多，商店日盛，各业多以余地出租，造屋设肆，所以光绪二十四年知县黄承喧规定“永禁隙地造屋，致毁园境”；三十一年里人张益谦、耿光观等募修戏台，三十二年又修大堂后殿<sup>3</sup>。宣统元年（1909）知县李复又募捐重修大殿寝宫及墙壁。

1922年10月8日，城隍庙遭遇火灾，尔后由地方公款公产处重行修葺。1924年7月15日上午，大殿又失火，金山神主的脱沙像同被焚去；同年11月26日又焚去东楼一角，并殃及殿宇。嗣后，城隍庙董事会协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捐资重建，由公利打样公司设计制图，久记营造厂翻造，1926年4月兴工，历时20个月，次年11月工程告竣，全部用钢骨水泥建筑，共计费银五万元，仿古大殿，辉煌壮丽，保留至今。大殿有副楹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反映了宗教对百姓的要求和当时民众处世的一种追求。11月25日邑庙董事会率同诸善士陈列珍羞，循古礼致祭，并举行开光典礼，善男信女连日到庙观光的络绎不绝，而庙内各商店生意兴隆，也大得其利<sup>4</sup>。

以官府为领导，士绅参与的城隍庙修葺工作的持续进行，以及城隍庙规模愈见扩大，与城隍庙相关的商业、文化功能的强化密切相关，也显示了上海城隍信仰的广泛传播与持续影响力，以及城隍神抚慰地方的象征意义。

### 3、关于上海城隍神

<sup>1</sup> 上海通社. 上海研究资料. 风土·祠寺掌故·城隍庙. 城隍庙沿革略考. 第501页

<sup>2</sup> 博润等修、姚光发等纂. 松江府续志. 卷十. 建置志·坛庙. 光绪九年刊本

<sup>3</sup> 吴馨等修、姚文彤等纂. 上海县续志. 卷二十九. 杂祀二. 民国七年刊本

<sup>4</sup> 上海通社. 上海研究资料. 风土·祠寺掌故·城隍庙. 城隍庙沿革略考. 第501页

上海县城隍神原型，最常见的说法为秦裕伯，字景容。生于元元贞二年六月十二日，为宋代尤图阁学士秦观八世孙，官至福建行省郎中等职，后来辞官回乡，以忠孝闻名乡里。元末张士诚占据苏州时，招抚不得。明初朱元璋对于秦裕伯隐卧上海甚感不安，深虑由此引发“海邦不靖”，以其“贤明刚直有道”为由，手谕“海滨之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苟坚守不起，恐有后悔”招抚以用，秦裕伯被迫出仕，秦氏为官清正勤勉，有贤名。洪武六年病卒，葬于上海长寿里。或云朱元璋说过“生不为我臣，死当卫吾土”，所以封他为显佑伯，或云秦裕伯为“释主疑，明民志，不惜一身之去就，为国人请命也”，“夫忠义之气，亘古不磨，固不籍神以传，然后土为社，周弃为稷，载在礼经，则事人如神，自古有之，况生能以其身安民之反侧，死能以其神卫民之死亡，其有德于地方者甚大，诚宜血食万世，永永无极”<sup>1</sup>，因而，海滨之民怀着感激与敬重，奉祀其为城隍神。不过，关于“秦裕伯做城隍神的原因，在清初已经成为疑案了”<sup>2</sup>，无从稽考。

《重修上海县城隍庙碑记》时记录道：“城隍神，见邑人曹一士给谏<sup>3</sup>《颂序略》，为故待制秦公裕伯，冥漠事不可知，姑第弗深考”<sup>4</sup>。按上述永乐年间建成上海县城隍庙，大约起于传说，将城隍神人格化。

综合而言，上海城隍神在明初册封与制度化之前，仅仅是一个虚拟的地方保护神，明朝的制度化，使其被赋予了“鉴国司民”的色彩，秦裕伯的忠孝清廉形象正好符合城隍神的要求，所以秦裕伯就被纳入金山神庙（并改之为城隍庙）。从“海隅保障”、“心正身安”、“天知地鉴”等标示来看，从一系列地方官员与士绅参与的修葺活动，以及民间对其接纳来看，上海城隍神的原型，已经被逐渐社区化，成为显佑地方、御护士民、祈福平安的神灵，民间社区的色彩愈加浓厚。至此，城隍神的原型是谁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乎能够护佑城池的平安与民众的福禄。

此外，上海县还有一庙三城隍（霍光、秦裕伯、陈化成）、一庙五城隍（秦裕伯、财帛司、高昌司、新江司、长人司）之说。关于一庙三城隍：上海城隍庙原为金山庙霍光行祠，进庙主像为霍光，后殿为城隍秦裕伯像，一侧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驻守吴淞的民族英雄陈化成神像（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从陈公祠移置过来，用来鼓动民众士气的）。明清以来民间习俗中更多认可一庙五城隍，其余四城隍据考证均来自不同时期上海县境内的民间神或准城隍，其中财帛司为专职，高昌、新江、长人司分别为上海建县前该三乡之神<sup>5</sup>，结合崇祯四年修撰的《外冈志》，或许为方志

<sup>1</sup> 沈善昌. 邑庙风光[M]. 1946: 9

<sup>2</sup> 上海通社. 上海研究资料. 风土·祠寺掌故·城隍庙. 城隍庙沿革略考. 第 501 页

<sup>3</sup> 注：曹一士为清代给事中，故称给谏（给谏本为宋代为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的合称，掌纠正及规谏，清代用作六科给事中的别称）

<sup>4</sup> 应宝时修、俞樾纂. 上海县志. 卷十. 祠祀. 同治十一年刊本

<sup>5</sup> 郭朝华. 上海城隍庙四司考[J]. 世界日报. 1996.03.26

中提及的各乡的“乡土地”神祇，<sup>1</sup>后来被迁移到城隍庙（其中，城隍要览监察总务，四司分别被赋予管理上海城隍界的某一方面，民间俗称五城隍，对应了阳间俗界的官府体系）。

#### 4、青浦县城隍庙与城隍神

关于青浦县城隍庙的修建：万历元年（1573）复建青浦县，治所迁到唐行镇，知县石继芳移建城隍庙，三十一年徽商吴光绶建造楼宇。崇祯十一年（1638）、十六年知县吴之琦，十六年知县何源，十七年知县陈簏相继增建庙宇。雍正七年（1729）再度重建，乾隆十年（1745）知县乔式祖倡捐，别建灵园于左，环以楼台水木，明瑟曲折幽邃。乾隆二十八年徽州人程履吉捐银千两，加上青浦士绅的集资，在平安桥北重建，左有寅清堂，熙春台前叠石为山，以及玉照廊、月香室，右有凝和书室（作为青浦人文会之所）<sup>2</sup>。乾隆四十七年重建寝宫<sup>3</sup>，五十二年知县孙凤鸣踵事增修<sup>4</sup>。咸丰十年（1860）城隍庙被毁于战乱，同治十三年（1874）重建大殿，庙制基本如前，厉坛设在北门外<sup>5</sup>。

青浦县城隍庙，在明中期与明末、清中期与清末分别重修增建，使得历经破坏的庙宇不断延续下来，虽不及上海县修葺之频繁，不过同样获得持续的信奉。

关于青浦县城隍神：一般被认定为明时青浦人沈仁甫，名恩，弘治九年（1496）进士，后任刑部主事，升授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居官称任，藩宣著绩，功在社稷”<sup>6</sup>。崇祯六年（1633）病故，受封为青浦县城隍。崇祯皇帝的敕书为：“昔列圣之驭寓行政，首于忠君泽民之臣，生则崇其录秩，没则恩锡有加，使之名垂后世，昭示报功之典也”，“朕承高皇帝受天之命，创业垂统，相禅以来，惟赖忠贞正直之臣，辅翊匡襄不逮，……，朕闻生为直臣，没为明神，御灾捍患，维持奠安，兹特封尔为江南松江府青浦县城隍显灵伯，明命孔赫，幽职攸彰。于戏！惟兹民社，尔其司之，顺四时，节六气，福众善，祸诸淫，岁之三月清明，七月中元，十月朔日，主祭无祀鬼神，弭灾沴救，宁四境，殄蠹孽，保障一方生灵”。

7

崇祯的敕书透露了城隍人格神设立的准则与期待。关于青浦县城隍神的原型，在明末首次被册封，被赋予抚慰地方、保佑生民的意义，其后不曾提及。如同上海县一样，城隍神已经被虚拟泛化为地方保护神。

<sup>1</sup> 有需要存疑项目是，上海建县时北亭、海隅二乡为何没有出现相应的“司”？

<sup>2</sup> 周郁滨纂。珠里小志。卷六。寺庙。嘉庆二十年刊本

<sup>3</sup> 周凤池、蔡白中纂修。金泽小志。卷二。建置·祠庙。道光十一年刊本

<sup>4</sup> 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撰。松江府志。卷十七。建置。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sup>5</sup> 陈其元等修、熊其英等纂。青浦县志。卷三。建置·坛庙。光绪五年

<sup>6</sup> 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撰。松江府志。卷十七。建置。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sup>7</sup> 陈其元等修、熊其英等纂。青浦县志。卷三。建置·坛庙。光绪五年刊本

## 第二节 抵御外侮：金山、宝山

### 1、金山县城隍庙与城隍神

金山县城隍庙，原在西门内青村千户所，即金山卫城隍庙，金山析分为县后，成为县城隍庙。原在卫城内，后迁到朱泾镇<sup>1</sup>。明洪武二十年（1387）指挥佥事李武建<sup>2</sup>，三十年庙祝董启修，宣德九年（1434）指挥使西贵塑置神像，正统年间增建两庑，弘治四年（1491）指挥佥事杨政重建。康熙年间参将王功建修，乾隆三十六年（1771）知县班济泰重建，嘉庆十年（1805）知县艾荣松修，十四年知县张敏求重修<sup>3</sup>。咸丰八年（1858）知县顾思贤、董事林榆等重建戏台，太平天国运动时，神像照墙门扇等俱被焚毁，同治初，董事林道洪劝捐建东厅唱台（马姓士绅捐十四保十五笔田三亩零）<sup>4</sup>。

关于城隍神显灵与祭祀源起，杨瑄这样记录道：“虽然今之可患者厥有二焉，海潮之自南汇嘴而西也，滌阙为首冲。明郡守方公所筑石塘，日就倾圯，秋月潮盛，间值风雨，水势汹涌，高与塘平，其穴石罅以入者，声轰然如雷，则患在海潮之冲决也，环城地皆斥卤。其通潮汐，以资灌溉者，惟运盐河是赖。今则河底日高，河身日狭，苟夏秋间十日二十日不雨，农人相顾，无计措手，而田禾且尽槁，则患在内河之淤塞也。盖举百里内外数万生灵与夫田畴室庐、资生之计，胥托命于一线之塘与一线之水，其可患也，如此苟非神之默施补救，以惠此一方，其能旦夕保哉？夫蒙其利矣，必隆其报，举其祀矣”<sup>5</sup>。侯方也有类似的表述：

“金山距海重地，异时倭舶为患，……，高皇正大统，始立卫，以奠安海陲，有卫则有城有隍，有神以司之，庙之所由建也。庙在卫东百余步，迄今百有余年，……，边境晏然，高枕无事。”<sup>6</sup>由于金山的地理位置距海近，除了遭受海潮侵袭，明初海禁后还有倭寇来滋扰。关于金山卫（县）的城隍神原型，或说守城卫土，或说据敌灭贼。也许这已经不重要，关键是城隍被赋予了护海以及抵御外侮的功能。

### 2、宝山县城隍庙与城隍神

关于宝山县城隍庙，杨臣谔在《重建罗店城隍行宫寝宫记》中认为，雍正初新设县治所，未有城隍庙，“凡朔望拈香三节厉坛等事，县令无不至罗举行，或

<sup>1</sup> 博润等修、姚光发等纂。松江府续志。卷十。建置志·坛庙。光绪九年刊本

<sup>2</sup> 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撰。松江府志。卷十七。建置。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sup>3</sup> 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撰。松江府志。卷十七。建置。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sup>4</sup> 韩佩金等修、张文虎等纂。奉贤县志。卷六。祠祀志。光绪四年刊本

<sup>5</sup> 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撰。松江府志。卷十七。建置。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sup>6</sup> 龚宝琦、黄厚本纂。金山县志。卷七。秩祀。光绪四年刊本

遇风雨甚不便，遂移建于城中，以为邑之有城隍庙自罗店始”。但是宝山人王大镛的《邑庙创修记》，则认为“庙以吴淞守御千户旧所改建，事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至清康熙八年（1669）邑人重修殿宇等处，然则析县时城已有庙矣”，民国时期《宝山县续志》作者认为：“大镛崇信神道，凡庙宇秩祀考求原委甚详，当是杨记之误”<sup>1</sup>。如此看来，嘉靖时以吴淞所旧署改建为宝山县城隍庙。

另外根据光绪本的《宝山县志》记载，万历十九年（1591）乡耆募修城隍庙，并建大门、仪门两廊、寝殿。天启七年圯，宝山人朱文治等募修。康熙初宝山人吴信初捐建川堂，八年六月诸生杨于庭、王名世等因殿宇、戏楼将圯，议修前后殿及两廊大门、仪门。光绪二十一年（1896）城董徐选经修殿宇等处，未卒而役。三年后，库书叶补华募拟续修。同治年间宝山人重修，每岁春秋二仲附祭神祇坛，寒食中元十月朔日，主祭邑厉坛<sup>2</sup>。

民国《宝山县续志》追忆道：“嘉靖三十六年（1557）以韩公讳成从征陈友谅，代王捐躯，追封君侯立庙，吴淞所域嗣以阴郡歼倭寇，晋封镇海威灵公。清雍正三年（1725）于所城分设县治，即奉为城隍神。咸丰三年（1853）神助收复城池，奉旨加封显应。咸丰十年十一月、同治二年（1863）四月发军两次扑犯，屡著灵异，克保危城，又加封昭佑，光绪九年（1883）七月又十一年六七两月，叠遇风潮，灵护海塘，由督抚题请御颁‘和甘永佑’匾额，神以十月十三为诞日，春秋二仲附祭神祇坛，三元节主祭邑厉坛。”<sup>3</sup>

其中一些传说可能失真，倒是神灵显佑，歼灭吴淞倭寇的传说更加有意义。此外，随后所出现的一系列的灵异事件，成为宝山祭祀“镇海威灵公”、“昭佑公”的来源，城隍神或许与抗击倭寇也有一定的关联，这也显示了信仰原型会随着世俗的需要而重新塑造。

### 第三节 为民请命：南汇、松江、奉贤

#### 1、南汇县城隍庙与城隍神

南汇境内的城隍庙，系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千户陈盟所建。雍正二年（1724）析上海县地置南汇县。县志作者感慨地说道：“南汇为上海分治，建设创始，殆数十年来，凡是在祀典诸祠庙，益次第举，而新之矣。独城隍因陋就简，

<sup>1</sup> 张允高、钱淦、吴葭、王钟琦等纂修。宝山县续志·附再续志·新志备稿。卷三。营缮志·坛庙。民国十年、二十年铅印本

<sup>2</sup> 梁蒲贵等修、朱廷射等纂。宝山县志。卷二。营建志·坛庙。光绪八年刊本

<sup>3</sup> 张允高、钱淦、吴葭、王钟琦等纂修。宝山县续志·附再续志·新志备稿。卷五。礼俗志。民国十年、二十年铅印本

尚从其朔，岂群力之尚有待矣，抑何宜新而久未之新也”<sup>1</sup>，雍正六年（1728）知县钦琰改造大门、仪门。乾隆四十九年（1784）知县张大器倡修，每岁春秋仲月附祭于山川坛。嘉庆十八年（1813）知县郑人康重建。咸丰末年遭受匪燹，同治三年（1864）募捐复旧<sup>2</sup>。渐有修葺，光绪二十六年（1900）南汇人顾佐廉等度庙东隙地建成厅、亭台等，光绪三十二年、宣统二年（1910）两次修葺<sup>3</sup>。

以上可知，明初初建雏形，南汇置县衙以后，按照相应的级别建立城隍庙，随后不断进行修葺，即便在太平天国战乱之后，也迅速地获得恢复。

关于南汇城隍神，一般被认为是明万历巡盐御史叶永盛。叶氏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仕巡盐御史。当年，南汇盐场主官高时夏妄奏朝廷，向盐民高额征税。叶永盛到江南巡视盐政，连续五次上疏，力陈盐民疾苦，感人泪下。终使万历帝朱翊钧了解实情，减轻税赋，严惩奸官，万民颂德。万历二十九年（1601）病故。盐民追念叶永盛之德，奉祀为南汇城隍。

以上所言为传说，没有官方的记载，以往的研究将其混淆为南汇县城隍神，实际上其时尚未建有南汇县，不过这一为民请命的清官在民间获得尊敬，渐渐被附会为南汇的地方神，进而成为城隍神。

## 2、松江府城隍庙与城隍神

松江府城隍庙，原在于圣塔院后，咸丰十年（1860）为太平军所侵扰，后来常胜军驻扎松江，大半遭到毁损。同治五年（1866）户部主事松江人姚光发等集捐修建，至光绪八年（1882）开始重新修建，一共费钱一万一千二百余缗，仿照旧址修建大门、殿宇、寝楼<sup>4</sup>。

关于松江府城隍庙神，传说为明末华亭人李待问，他曾誓死抗清，被松江人立为松江府城隍。李待问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授中书舍人。清顺治二年（1645），与沈犹龙、陈士龙、夏允彝等起义抗清，防守东门，城破被俘，清将逼降，不从，慷慨就义。临刑，犹告清将切勿残杀松江士民。松江人民纪念他，立庙祭祀，道教尊他为松江府城隍，敕封威灵公。这一传说无从考究，不过正如前述，因为“为民请命”，而被寄托与追思为神，符合一般的造神路径，城隍神的原旨即为地方保护神。

## 3、奉贤县城隍庙与城隍神

奉贤县城隍庙，在城西门内，咸丰八年（1858）知县顾思贤偕邑人重修，同

<sup>1</sup> 金福曾等修，张文虎等纂。南汇县志。卷八。祠祀志·庙。民国十六年重印本

<sup>2</sup> 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撰。松江府志。卷十七。建置。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sup>3</sup> 严伟修、秦锡田等纂。南汇县续志。卷八。祠祀志·庙。民国十八年刊本

<sup>4</sup> 章树福纂。黄渡镇志。卷九。神祠。民国十二年章钦亮重校铅印本影印

治初复修，并建东厅戏楼。

传说中的奉贤城隍神，为清代直臣周中鉉。康熙年间，周中鉉为崇明县丞，后历任六合、宜兴、上海县丞，华亭知县、松江知府，均有惠政，居官清正，吏治蒸蒸。任华亭知县时，有人被诬杀人而陷冤狱。周中鉉莅任立即深入调查，查明凶手是提督标兵，前任县令畏势均不敢问，他却立拿伏法，乡民称颂为“青天”。雍正五年（1729）秋，奉敕浚吴淞江、娄河、筑松江堰。周中鉉昼夜视察工作，不幸以身殉。雍正赐祭，加授护海百灵侯，摄奉贤县城隍事，不过官方文献中并未有此记载。相反地，据《覃恩褒赠太仆寺卿复题》所言：“为念奉邑届在东南望洋，向若飓风阳侯之兴止不常，居斯地而庐井田畴、仓箱登阜、商贾并集，何一不赖神庥？据本城耆庶陈永龄等呈请，本府道纪司邬叙详真人府张奏封，加授护海百灵侯之职，摄奉贤县城隍事，责颁敕印”<sup>1</sup>。大约与前述的青浦、南汇城隍神一样，周中鉉同样也是民间的一种虚拟追祀。

在光绪本的《奉贤县志》中，《重修奉邑庙碑记》记录了城隍庙的来源、修建、旨意：“凡为民能御大灾、能捍大患，则祀之，若城隍之福吾民最近而能御灾捍患，盖无不知者，必虔祀事，靡惰祀字，遍寰域焉。吾奉邑旧隶华亭，本城邑庙自有，明洪武中建堞，浚浹时即立斯神宇，克享四祀四百余年矣”<sup>2</sup>奉贤县1724年建县，不可能来自洪武册封，倒是可能系民间追祀的直臣周中鉉，后来被加封为奉贤城隍、“授护海百灵侯”，并没有明确的人格城隍神。

#### 第四节 神灵显佑：嘉定、崇明、川沙（附华亭、娄县）

##### 1、嘉定县城隍庙与城隍神

据万历《嘉定县志》所载，嘉定县城隍庙，在县南富安坊，宋嘉定年间建造。洪武二年（1369）将元时的嘉定州更名为嘉定县，知县胡永安移建城隍庙于县治东，天顺元年知县龙晋重修。关于城隍庙，嘉定人张琨记录道：“城隍庙旧在邑治南百武许。国朝上置城之东街里，岁时祭享，颇著灵应，民仰以为保障”<sup>3</sup>。嘉靖甲寅年（1554），知县杨旦上任，欲图修建城隍庙，“时夷兵交警，远近震骇，弗暇。至是逆头授首，战血销洗，中外相庆，以为神明之助”。于是，士绅响应出资修葺，“复出旧所藏淫祠木植若干，征工，命民耆董之”，“旧为堂三间，直内三间，棲神之寝三间，东西两序，各九间，仪门望台若干件，界隘者广而新之，

<sup>1</sup> 韩佩金等修、张文虎等纂. 奉贤县志. 卷六. 祠祀志. 光绪四年刊本

<sup>2</sup> 韩佩金等修、张文虎等纂. 奉贤县志. 卷六. 祠祀志. 光绪四年刊本

<sup>3</sup> 韩浚等修. 嘉定县志. 卷四. 营建考（下）·庙宇. 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倾圯者易而葺之，各加以丹漆”，一年后建成，颇有增建，更为壮观<sup>1</sup>。但是，另据《嘉定县续志》所言，嘉定城隍神行祠，康熙初建于北镇大街<sup>2</sup>。显然有误。

乾隆四年（1739）续建城隍庙香堂以及寝宫憩所，道光二十三年（1843）嘉定人张邦忠重新募建<sup>3</sup>。光绪八年（1882）嘉定知县陈其钰重建城隍庙的大殿、前廊、仪门、戏楼、左右楼殿、后工字廊，一共费钱约二万缗，募城乡三十三厂愿捐支用<sup>4</sup>。

如上所言，嘉定城隍神的原型，在明代就被附会为神灵显佑。曾有记述认为明初未封嘉定县城隍，清咸丰三年（1853），吴县知县丁国恩因平乱收复县城，说是：“城隍神助士民平乱”，奏请朝廷加封，奉旨加封为“昭应显佑伯”，<sup>5</sup>也属错误。反映出城隍神，根据新的标准重新塑造，被重新赋予新的来源与涵义。

## 2、崇明县城隍庙与城隍神

据季德甫《重修平洋城隍庙纪略》曰，“崇明县城隍之庙号封护国威灵侯者，以正德壬申岁七月流贼刘七等众数百艘，由通州直指崇明，将据为暇息，计半渡而猝风歼之于海，神著显灵，封赐因之。”正德七年（1512）皇帝朱厚照闻奏灵异事件，认为是“神之显灵”，加封为崇明县城隍<sup>6</sup>。

季德甫在《纪略》中又记述信奉的由来与庙堂之修建，万历三十五年（1615），自四月至六月大旱，知县领导士绅祈雨获救。崇明耆旧施仁伯等上言曰，“神著灵在昔，近庇孤邑，……，今邑封徙庙改，神牌之续置者，不能书其封秩，而邑志且遗之，非朝廷昭赐神功意，于吾民不能无恨”，另外建言整修庙宇，“发公帑，刻日竣工董治，坏者葺之，剥败者加饰之，朽蠹不胜者易而坚壮之，庐周垣缭靡不一，新工讫而矢棘羽飞，庙貌焕焉改观，盖申严国制，为民俗依，祈庇之”<sup>7</sup>。

乾隆四年（1739）拨香火田二顷，其中之一在北门外利民桥北，迁自平洋沙故城而建成，被命名为旧庙。乾隆十九年知县马鹏飞创修，二十五年受灾，二十九年重建。道光九年（1829）又拨香火田二顷<sup>8</sup>。官府、士绅、民众共同推动了崇明县城隍神庙的建立、修葺，以及信仰的流播。

## 3、川沙厅城隍庙与城隍神

根据钱塘黄、孙燦的《川沙城隍庙碑记》所言：“考邑志，川沙城隍庙不载

<sup>1</sup> 韩浚等修. 嘉定县志. 卷四. 营建考（下）· 庙宇. 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sup>2</sup> 陈傅德修、黄世祚纂. 嘉定县续志. 卷二. 营建. 民国十九年

<sup>3</sup> 章树福纂. 黄渡镇志. 卷九. 神祠. 1923年章钦亮重校铅印本影印

<sup>4</sup> 陈傅德修、黄世祚纂. 嘉定县续志. 卷二. 营建. 民国十九年

<sup>5</sup> 韩浚等修. 嘉定县志. 卷四. 营建考下· 庙宇. 明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sup>6</sup> 王清穆修，曹炳麟纂. 崇明县志. 卷三. 地理· 坛庙. 民国十年修. 民国十九年本

<sup>7</sup> 王清穆修，曹炳麟纂. 崇明县志. 卷三. 地理· 坛庙. 民国十年修. 民国十九年本

<sup>8</sup> 王清穆修，曹炳麟纂. 崇明县志. 卷三. 地理· 坛庙. 民国十年修. 民国十九年本

建造年月，人亦莫知其由来，自昔地隶上海，为川沙堡，前明恒为倭寇扰累。上海观察熊公建议筑城，事在嘉靖三十六年，或者庙于是时建焉。乾隆五十三年盐使熊公来抚兹土，……谋于缙绅，祝君甘霖首倡捐施重整”<sup>1</sup>。间以其他文献，大致可以得知：川沙抚民厅的城隍庙，在龙神祠西，西门内，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建成，其时倭寇横行，是否与此有关，尚且未知。清康熙年间修葺，川沙人莫秉请题额析治，随后大致如此<sup>2</sup>。乾隆五十三年（1788）盐运使熊之垣重建，咸丰十一年（1861）寇乱稍圯，同治五年（1866）同知何光纶重修<sup>3</sup>，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秉彝等兴修。至民国时，川沙县城隍庙的庙基已经近二亩<sup>4</sup>。

关于川沙城隍庙神之来源，据光绪本《川沙厅志》的记录：“五十九年（1794）秋遇风潮之灾，万灶田庐尽遭淹没，老弱哀鸣，将填沟壑，斯时也，熊公寝食靡宁，心焉如灼，乃默祷于神，力请太守许公发赈，公允转请，上达宸聪，发帑借给口粮。于是，庙设公厂，计口授银，三日之间，殍者复苏，仆者复起。实发银二万一千七百四十余两，全活灾民十万数千余口，是圣主拯救之天恩，太守矜怜之盛德，盐使呼吁之苦心，皆赖神灵默祐之鸿慈也，拟为重建”。<sup>5</sup> 与前述类似，大约神灵显灵，士民感恩戴德，报以崇敬与答谢。

#### 4、附华亭、娄县城隍庙的修建

华亭县城隍庙，在盟素道院左。明洪武三年（1370）迁松江府庙于兴圣寺址，崇祯三年（1630），知县郑友元在旧址捐俸创建新庙。咸丰十年（1860），寇乱严重毁圯，同治四年（1865）重建后堂幕厅，六年建德润堂于后堂之西（旧颂祇堂址），七年建头门，同治十二年（1873）重建<sup>6</sup>。

娄县城隍庙，在县治东南、府城隍庙西。康熙三十四年（1695）建成，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四十年里人公置香火田四十七亩有奇，五十年知县谢庭熏修，嘉庆十八年（1813）知县万台重修<sup>7</sup>。咸丰十年（1860），寇乱毁坏头门、戏楼<sup>8</sup>。

<sup>1</sup> 陈方瀛、俞樾纂。川沙厅志。卷五。祠祀志·官祀。光绪五年刊本

<sup>2</sup> 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撰。松江府志。卷十七。建置。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sup>3</sup> 陈方瀛、俞樾纂。川沙厅志。卷五。祠祀志·官祀。光绪五年刊本

<sup>4</sup> 方鸿铠修、黄炎培纂。川沙县志。卷二十。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sup>5</sup> 陈方瀛、俞樾纂。川沙厅志。卷五。祠祀志·官祀。光绪五年刊本

<sup>6</sup> 杨开第修、姚光发等纂。重修华亭县志。卷六。祠祀·秩祀·坛庙祠。光绪四年刊本

<sup>7</sup> 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撰。松江府志。卷十七。建置。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sup>8</sup> 博润等修、姚光发等纂。松江府续志。卷十。建置志·坛庙。光绪九年刊本

## 简约的结语：城隍信仰的类型与演变

### 1、城隍神的原型：

#### （1）、抚慰地方、护城保民

关于上海城隍神秦裕伯的“事迹”之一，可参见清代曹一士为上海城隍神作的《颂序略》<sup>1</sup>，其中记录道：顺治十年（1653）秋，坚持抗清斗争的“海寇”张名振攻入吴淞，督战上海的苏州总兵王璟溃败，惧怕畏敌逃避之事被民众告发，遂诬告上海百姓犯通海之罪，使得来上海的江宁巡抚周国佐决定屠城。城隍神半夜显形于巡抚官衙，对着周国佐直视摇首者数次。于是，周国佐收回屠城之令，百姓免遭屠戮。传说中的奉贤城隍神，为清代直臣周中鉉，任华亭知县时，执法清廉，乡民称颂为青天，后来不幸以身殉职，被尊为奉贤县城隍，不过遍询文献，未见权威的记载。正如第三节的考证，奉贤县城隍周中鉉可能属于民间的记忆，后来被加封为奉贤城隍、“授护海百灵侯”，最直接的原因是城隍神安抚地方、护城保民。

#### （2）、清官直臣、为民请命

关于南汇城隍神，被认为是明万历巡盐御史叶永盛。他曾连续五次上疏，力陈盐民疾苦，万民颂德。盐民追念叶永盛的恩德，叶氏被附会为南汇的地方神。青浦县城隍神，被认定为明时青浦人沈仁甫，因为“生为直臣，殁有明神，御灾捍患，维持奠安”。关于松江府城隍庙神，传说为明末华亭人李待问，他曾誓死抗清，松江人民纪念他，立庙祭祀，道教尊他为松江府城隍，敕封威灵公。这一传说无从考究，不过正如前述，“为民请命”而被寄托与追思为神，符合一般的造神路径，城隍神的原旨也已经延伸、被虚拟，成为地方保护神。

以上二种城隍神基本上均为人格神，大抵为有功于该地方之名士，因为忠孝乡里、为民请命，而获得尊崇，这些故事一般均来自有部分史实的传说或附会，大多在修建城隍庙前就已经流传开来。

#### （3）、抵御外侮、靖城安邦

金山、宝山的地理位置距海近，除了海患，还经常有倭寇来滋扰。关于城隍神的原型或说守城卫士，或说据城灭贼，其实这已经不重要，关键是城隍被赋予了护海以及抵御外侮的功能。宝山县城隍神的神灵显佑，歼灭吴淞倭寇的传说更加有意义，川沙厅也留有类似的记录。随后所出现的一系列的灵异事件，成为宝山祭祀“镇海威灵公”、“昭佑公”，川沙祭祀城隍神的来源。

#### （4）神灵显佑、庇护民众

<sup>1</sup> 应宝时修、俞樾纂。上海县志。卷十。祠祀。第744页。同治十一年刊本

嘉靖甲寅年，因为嘉定县城隍神在保护地方治安中显灵，帮助士民平乱，而修建城隍庙。1512 年前后神灵相助，以狂风歼灭崇明附近的流寇，促使朱厚照加封之崇明县城隍。嘉靖年间，川沙抚民厅倭寇横行，建立城隍庙；乾隆五十九年秋遭遇风潮之灾，万灶田庐尽被淹没，在庙内设厂计口，授银救灾，效果良好，被视为神灵显佑。

以上二种城隍神基本上是因事而来，并没有明确的人格化，一般均为地方上遭遇重大的自然灾害或匪寇入侵时，神灵显异，加以救助，而被尊为地方保护神——城隍。

## 2、城隍神原型演变的内在脉络

以上罗列了上海地区各城隍神的原型，大约可以分为这样四类：抚慰地方、护城佑民；抵御外侮、靖城安邦；清官直臣、为民请命；神灵显佑、庇护民众。以上四种类型，仅仅是为了相对清楚表达各地城隍神的原型，其实并没有绝对明晰的界限。

关于城隍神的流变，邓嗣禹认为这其中有一个转变个过程，“唐代以前，多为晴雨之祈祷，地方之保护；唐以后则祈晴祈雨之说，逐渐消逝；保境效忠之举，至清亦希微；盖从地方保护神之中心观念，渐次倾向于阴阳表里之说也。”<sup>1</sup>

就城隍神还是人格神的时候而言，一般都是为本地做出特别贡献的正直人士，有些来自官方的册封，有些来自民众的口耳相传，有些来自后来人的附会，其实这些仅仅是名义上的差别，实际上已经不重要。如果说有所差别，仅仅在于相关的寄托而已，因为人们相信“人之正直，死后冥官”，生前的那种主持公道、为民造福的君子，死后将继续庇护民众。

就实际而言，城隍神被赋予了地方的保护神，正如《重修奉邑庙碑记》所言：“国家建官立社，以司斯土斯民，幽明一致，故阳有幸而阴有神也，礼经云凡为民能御大灾、能捍大患，则祀之若城隍之福吾民”<sup>2</sup>，凡是能显佑护民的神灵，就应该被祭祀，这就是民众城隍信仰的内核之所在。

关于城隍神本身，随着时间变化，可能记忆会消散，或者被重新附会。以往的研究将其万历时南汇城隍混淆为南汇县城隍神，实际上其时尚未有南汇县，不过这位为民请命的清官在民间获得尊敬，逐渐被附会为南汇的地方神。宝山县城隍最初可能是歼灭吴淞倭寇的英雄，后来延伸为“神灵显佑”的地方神，成为宝山祭祀“镇海威灵公”、“昭佑公”的来源。松江府“为明请命”的英雄，被寄托与追思为神。上海县一庙三城隍（霍光、秦裕伯、陈化成）一庙五城隍（秦裕伯、财帛司、高昌司、新江司、长人司）也是符合城隍神升华为“神”的一般路径。简言

<sup>1</sup> 邓嗣禹. 城隍考[J] 燕京大学史学年报. 1934. Vol. 2(2)

<sup>2</sup> 博润等修、姚光发等纂. 松江府续志. 卷十. 建置志·坛庙. 光绪九年刊本

之，根据一般的造神路径，城隍神的原旨已经被延伸、被虚拟，成为地方无所不能的保护神。

此外，各地城隍神的起源多种多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归于同一，城隍神的原型趋于同一，城隍神的功能被彰显，城隍越来越成为一个共同的信仰平台，凝聚人心。而且，通过城隍庙修建时期来看，有一个大致的周期，明中叶、清中叶、清晚期、民国中期分别是修葺的活跃时段。这些将分别在第三章、第二章中给予更多的阐述与解释。

## 第二章 城隍信仰：与经济变革同步

根据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城隍信仰的讨论，滨岛敦俊认为市镇的城隍信仰是随着江南地区商业化与都市化的过程而逐渐产生的，并进而认为这是明代晚期江南社会经济的变动在宗教上的重要反映<sup>1</sup>。这一整体趋势同样体现在上海地区，只不过时间进程与具体形态上有所不同。已有的文献大致反映出，伴随着商业经济发展与市镇繁荣，城隍信仰逐步拓展开来，延伸到主要的市镇，这一进程与区域的经济的发展呈现线形正态相关。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上海地区的城隍信仰，并在清中叶商业经济继续前进的基础上，完成了乡镇城隍神信仰的普及，及至民国时期，城隍信仰活动的扩大主要在于信仰商业化的推动。简言之，上海城隍信仰的持续流播，庙宇的一度重建，信仰扩展到乡镇，主要得益于“以市兴庙”之类的经济活动的推动。朱海滨在对浙江水乡平原区、闽浙山地区、盆地丘陵区等三个地区所崇祀的地方神灵进行的研究，也认为导致各地方神灵信仰差异的主要原因除了灾害、乡土意识、巫术文化外，经济发展状况、交通状况影响最大<sup>2</sup>。

### 第一节 范围的扩展：城隍庙的空间分布

明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频繁，江南手工业与城市的发展，松江府、太仓州所辖的各县，或多或少均建立了乡镇城隍庙；及至清代中叶，完成了各县与主要市镇城隍庙宇的建立与信仰的普及，以下将图表将显示出上海地区各县镇城隍神信仰的空间分异、时间进程。

#### 一、上海地区各县城隍庙的时空演变

表2反映出上海地区各县的县城及乡镇的城隍庙、城隍别庙的修建、整葺等方面的信息。就时间而言，大约明中叶、清中叶、清末，民国中叶，这四个时期修建与整葺的城隍庙数量比较多，尤其是清代中叶与晚清时期，传统城隍庙的修建活动比较瞩目。

<sup>1</sup>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1)

<sup>2</sup> 朱海滨，浙江地方神信仰的区域差异[J]，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就空间而言，至清代中叶，各县城隍庙均已经修建成功，主要的市镇也开始大量修建城隍别庙或行宫，几乎遍布各乡镇，民众均可以“就近祭拜”。关于各乡镇城隍别庙、行宫的增加，可以参见表 2 所列举的数据，寻找庙宇的出现或修葺的时间。

表 2: 上海地区府、州、县、镇、乡城隍庙一览表（明——民国）

| 县别、设立时间  | 乡、镇     | 建庙             | 重修时间、次别             | 备注     |
|----------|---------|----------------|---------------------|--------|
| 华亭县 1728 |         | 宋政和四年<br>明万历年建 |                     |        |
| 上海县 1292 | 莘庄镇     |                |                     | 类似别庙 1 |
|          | 纪王/诸翟镇  | 明永乐年间          | 20 多次<br>道光初年       |        |
|          | 闵行镇     | 乾隆时            |                     |        |
|          | 横泾      |                |                     | 类似行宫 2 |
|          | 七宝南镇    |                | 乾隆四十一年重修            |        |
|          | 七宝北镇    | 康熙二十六年         | 乾隆四十一年，道光初年         |        |
|          | 华漕镇     |                | 同治五年，宣统元年           |        |
|          | 二十四/十五图 |                | 光绪二十九年              |        |
|          | 漕河泾     | 嘉庆十六年          |                     |        |
|          |         |                | 天顺元年，嘉靖三十五年，光绪八年    |        |
| 嘉定县 1369 |         | 宋嘉定年间          |                     |        |
|          | 外冈镇     |                |                     |        |
|          | 真如镇     |                | 同治九年，光绪六年           |        |
|          | 安亭镇     |                |                     |        |
|          | 南翔镇     | 明万历间           | 康熙十二年，乾隆五十七年        |        |
|          | 方泰      | 康熙六十年          | 乾隆二年                |        |
|          | 黄渡镇     | 康熙初建           | 乾隆四年，道光二十三年         |        |
|          | 黄渡镇     |                | 乾隆十九年迁建             |        |
|          | 石冈广福十二乡 |                |                     |        |
| 崇明县 1369 |         | 明万历建           | 乾隆十九、二十年；光绪八年       |        |
|          | 城北门外    |                | 道光九年                |        |
|          | 沈家湾     |                |                     | 类似私祀 3 |
| 青浦县 1542 |         | 明万历建县移         | 同治十三年；光绪初、九年、十年、十三年 |        |
|          | 商塌市     |                | 同治年间                |        |
|          | 旧治青龙镇   |                |                     | 类似别庙 4 |
|          | 章园庄     |                | 光绪二十五年              |        |
|          | 七宝镇     | 康熙二十六年         | 道光十二年重修             |        |
|          | 广富林镇    | 光绪三十年          |                     |        |
|          | 黄渡镇     | 光绪三年改          |                     |        |
|          | 黄渡镇     | 乾隆十九年迁         |                     |        |

| 县别、设立时间  | 乡、镇     | 建庙      | 重修时间、次别                           | 备注     |
|----------|---------|---------|-----------------------------------|--------|
| 娄县 1656  | 金泽镇     | 康熙年间    | 雍正七年，乾隆四十七年                       |        |
|          | 珠里      | 乾隆二十八年  | 同治十三年，光绪七年                        |        |
|          | 大小蒸镇    |         |                                   |        |
|          | 大小蒸镇    |         |                                   |        |
|          | 大小蒸镇    |         |                                   |        |
|          | 章练镇     |         |                                   |        |
|          | 章练镇     | 顺治癸巳年   | 咸丰壬子年                             |        |
|          |         | 康熙三十四年  | 乾隆三十一、五十年，嘉庆十八年                   |        |
|          | 塘桥镇     |         |                                   |        |
|          | 城隍村     |         |                                   | 类似别庙 5 |
| 奉贤县 1724 | 方家埭     |         | 同治元年毁，八年重建                        |        |
|          | 枫泾镇     | 明万历时    | 雍正七年；同治四年，八年，光绪五年                 |        |
|          | 枫泾镇     | 明季      | 康熙五十一年；道光时；同治四年；光绪元年              |        |
|          | 五十四图    | 道光十八年   |                                   |        |
|          | 高桥南     |         | 乾隆十四年，同治元年                        |        |
|          | 钦塘下     | 明嘉靖年间   | 同治十年                              |        |
|          | 四团镇     | 明初      | 同治九年                              |        |
|          | 新市镇西    | 明御史宋贤建  | 同治八年                              |        |
|          | 沈行      | 乾隆二十六年  | 乾隆三十年                             |        |
|          | 萧塘镇北市   | 明代      | 同治二年                              |        |
| 金山县 1724 | 庄行镇     | 乾隆初年    | 同治十二年                             |        |
|          | 十三保三十二图 | 明代      | 康熙十六年                             |        |
|          |         | 明洪武二十年  | 洪武三十年；弘治四年；康熙中                    |        |
|          |         | 明洪武二十年  | 康熙三十六年                            |        |
|          | 张堰东     |         |                                   | 类似别庙 6 |
|          | 吕巷镇     | 道光年间    |                                   |        |
|          | 张堰镇     |         | 乾隆十五年；嘉庆二十二年；同治六年，光绪二十九年          |        |
|          | 张堰镇     |         |                                   |        |
|          | 张堰镇     |         | 嘉庆二十三年；同治年；光绪二十年                  |        |
|          |         |         | 雍正六年，乾隆四十九年，同治三年，光绪二十六年、三十二年，宣统二年 |        |
| 南汇县 1724 | 一团      | 明万历二十九年 |                                   |        |
|          | 航头      |         |                                   |        |

| 县别、设立时间  | 乡、镇  | 建庙              | 重修时间、次别                         | 备注     |
|----------|------|-----------------|---------------------------------|--------|
| 宝山县 1724 | 周浦   | 旧为杜浦庙祀，改为邑护仓城隍庙 | 乾隆年间，道光年间，同治元年、七年，光绪季年          | 类似别庙 7 |
|          | 新场   | 崇祯十一年           | 同治四年，光绪三十年                      |        |
|          | 杜行东庙 | 康熙末             | 乾隆三十一年，道光十八年，光绪二十一年；            |        |
|          | 杜行西庙 | 乾隆间             |                                 |        |
|          | 六窰   | 康熙初             | 嘉道间，同治十二年，光绪十四年                 |        |
|          | 张家棚  | 嘉庆丙子            | 光绪二十二年                          |        |
|          | 下沙   | 嘉庆六年            | 咸丰四年修                           |        |
|          | 二团   | 乾隆三十八年          | 光绪四年，宣统二年                       |        |
|          | 北蔡   |                 |                                 |        |
|          | 援赐镇  |                 | 乾隆二十五年                          |        |
|          |      |                 | 万历十九年，天启七年，康熙初，康熙八年，光绪二十一年、二十四年 |        |
|          | 杨行   | 明代须氏建           | 光绪十八年、三十四年                      |        |
|          | 罗店   |                 | 光绪十三年、十四年                       |        |
|          | 罗店   | 明天启年间           | 康熙年间，同治十三年，光绪十三年，雍正三年           |        |
|          | 月浦   |                 | 同治元年、二年、十三年，宣统二年，民国十九年八月        |        |
|          | 刘行   |                 | 光绪二十五年                          |        |
| 川沙厅 1812 | 广福   |                 | 光绪二十三年                          | 类似行宫 8 |
|          | 大场   |                 | 光绪八年、十二年、十八年及民国六年               |        |
|          | 真如   |                 | 光绪六年重修                          |        |
|          | 彭浦   |                 | 光绪三十年重修                         |        |
|          | 高桥   | 康熙时建            |                                 |        |
|          | 高桥   | 明万历初建           | 民国二年                            |        |
|          | 盛桥   | 清嘉庆十九年          | 光绪二十年                           |        |
|          | 江湾   | 顺治间建            |                                 |        |
|          |      | 明嘉靖三十六年         | 乾隆五十三年、五十九年秋，同治五年、十二年，          |        |
|          | 八团   |                 |                                 |        |
| 川沙县 1912 | 王家港镇 | 乾隆三十二年建         | 咸丰四年修                           |        |
|          | 长人乡  | 清光绪三十二年         |                                 |        |
|          | 高昌乡  |                 | 清同治七年                           |        |
|          | 高昌乡  |                 | 清光绪二十九年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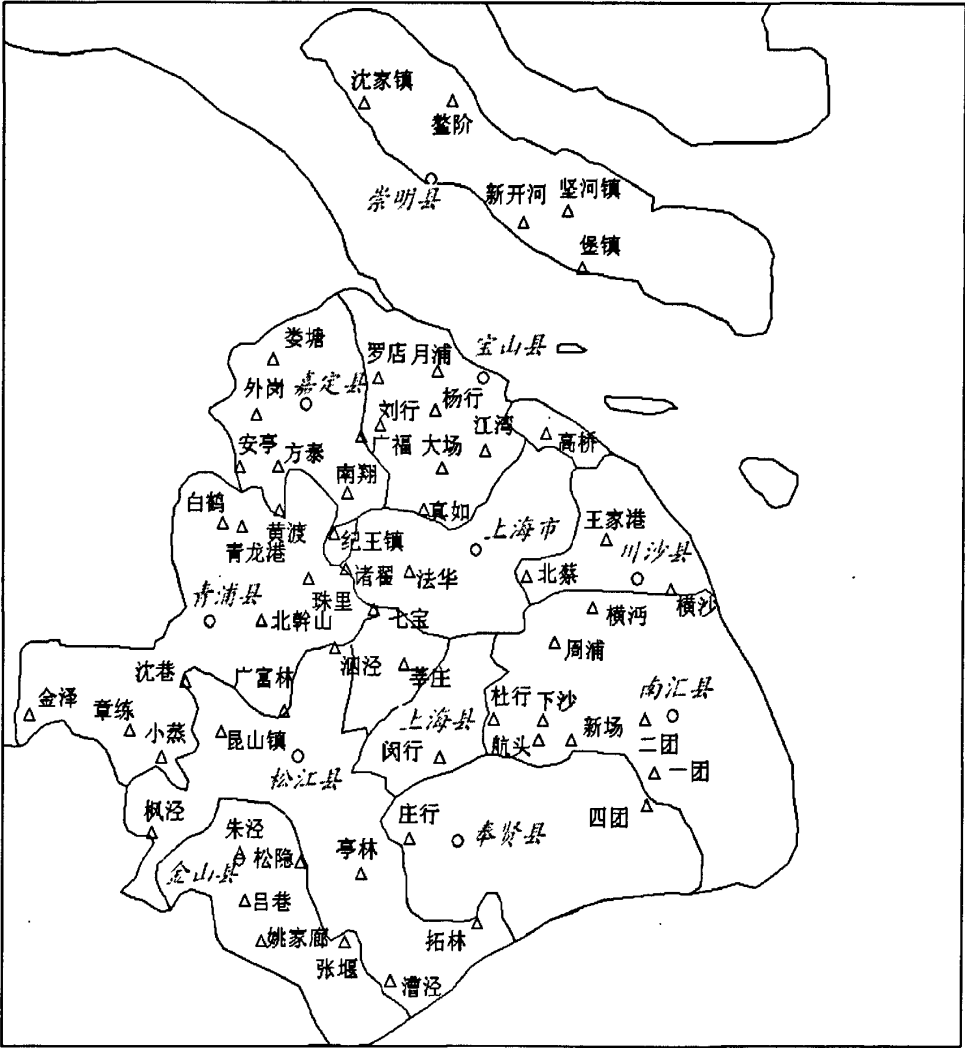
|     |            |
|-----|------------|
| 高昌乡 | 光绪十三年      |
| 八团乡 | 光绪三十年、三十二年 |
| 九团乡 | 民国三年       |
| 横沙乡 |            |

注释：（1）类似别庙 1：柘林东门，后冈镇，张堰镇，七保三十图，八保二十图，山阳镇，亭林镇，十保十图，八保十图；（2）类似行宫 2：法华乡，六图陆行镇，三十五六八图；（3）类似私祀 3：小竖河镇，长沙，鳌阶镇，新开河镇，堡镇，虾沙，米行镇；（4）类似别庙 4：白鹤江镇，章堰，沈巷，观音堂镇，金泽镇，四十二保一区二十二图，赵屯桥镇，金家桥，四十六保四区五图北麟圩，观音堂镇，北簪山镇；（5）类似别庙 5：短浜口，沈巷镇，四十一保二十一图，三保二十八图，千山上，昆山镇，七宝镇南市，泗泾镇，三保二十四图，四十一保二十九图、三十六图，枫泾镇；（6）类似别庙 6：干巷，朱泾镇，朱泾镇，松隐，吕巷镇，姚家廊下，朱泾镇；（7）类似别庙 7：沈庄，横沔，王家浜北；（8）类似行宫 8：九团壩慈云庵侧，二十二保一图，二十二保高行镇，（表中乡镇一列斜体的部分，以及注释中斜体的地名，将在图 2 中不标示出来，没有其他的含义）

此表涉及的范围以本文所界定的上海地区为界，即清代嘉庆时属松江府的七县一厅和属直隶太仓州的嘉定、宝山、崇明三县，并以此上溯到明初，下延到民国时期。

此外，关于此表格数据的文献来源，参见本文末尾附表详细记录。

图 2 上海地区设立城隍庙的主要市镇



说明：底图的县界采用的是 1930 年的数据，图中所显示的仅仅设有城隍庙是主要市镇。数据来源于表 2，表 2 中乡镇一列中斜体的部分，以及注释中斜体的地名，在图上没有标示出来。

## 二、乡镇城隍庙的兴起及其涵义

按照明初规定的典制，惟县级以上的城市才符合修建城隍庙的标准。但是，正如上列表 2 所示，至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一种有悖官方“礼治”的情形，即在商业经济比较繁盛的州县，陆续出现了镇城隍庙、乡城隍庙，进入清代以后，出现的频率更高，明末清初上海地区的很多县级以下的乡镇也纷纷建起城隍庙。

从民国时期地方志的记载来看，上海境内的乡镇几乎都建有城隍庙或城隍祠，一些大镇还修建起两座以上的城隍庙。一镇一乡设有多于 2 个以上的城隍庙有：华亭县亭林镇，上海县七宝镇，嘉定、青浦县黄渡镇，青浦县珠里镇，青浦县大小蒸镇（3 个），青浦县章练镇，娄县枫泾镇（4 个），金山县朱泾镇（3 个），金山县张堰镇（3 个），宝山县罗店镇、高桥镇、江湾镇，川沙县高昌乡（3 个）。

在《明清江南城隍考》<sup>1</sup>中，滨岛敦俊认为市镇城隍庙所祭祀的是所属府县城的城隍神，这些镇城隍并非象征着这些市镇要求成为与州县对等的“都市”，而是希望把自己置位于首都—省府—府城—州县各级行政序列的下层，镇城隍的发展和村庙与镇城隍庙之间解钱粮关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江南农村在明后期经历了商业化、都市化的社会经济变动，镇城隍庙的形成，可视为对这种变动所作的宗教反应；另外，在《明清江南城隍考补考》<sup>2</sup>中，他讨论了以市镇为核心的生活圈，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祭祀分化问题<sup>3</sup>。

乡镇逾制建庙，本来是被视为乱礼的行为，突出了官方信仰的城隍神在民间受到的狂热接纳。普通百姓所接受的城隍信仰形式——“私祀”，也为地方官吏所默许，甚至有些官员倡导、主持修建城隍别庙。这种现象的源动力即是商业经济的发展，使得“灯火万家”的大镇需要城市神——城隍神的庇护，于是民众参与到这一祭典之中。

明代中叶以后，尤其是清中叶以降，松江所在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棉纺织业兴盛，已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人口急剧增加，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导致大批市镇兴起，小者数千户，大者上万户，出现了雇佣工人群体，在枫泾镇，“康熙中，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

<sup>1</sup> 唐史研究会编. 中国城市的历史研究[M]. (唐史研究会报告). Vol. 4. 1988

<sup>2</sup> 唐史研究会编. 中国的城市 and 农村[M]. 1992

<sup>3</sup> 滨岛敦俊. 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J]. 史学集刊. 1995(4); 明初城隍考[J]. 社会科学家. 1991(6). 另参见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M] (滨岛敦俊著、朱海滨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砖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sup>1</sup>。松江枫泾镇、青浦朱家角镇等也居于次级区域的经济与商业中心。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形成了江南市镇第二次发展契机，以丝绸、棉纺织为代表的手工业生产，促成了市镇经济的发展。有关这一方面的论述，以往江南市镇方面的研究已经很清楚，对比表2，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镇城隍信仰的扩展密切相关。

这为镇城隍庙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第一，许多名闻全国的集镇已具备城市的某些特征和功能，也需要城市守护神——城隍神；第二，由于“烟火万家”的大镇，需要将自己置于京都—省府—州—县各级行政序列的下层，而要做到这一点，建立表明“身份”的城隍庙似乎水到渠成。因此，作为城市要素之一的城隍庙，就在这种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以一种变通的方式进驻了这些原本没有资格拥有的城镇。反之，这些集镇由于修建了城隍庙，庙会及各种信仰活动，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商人、手工业者和移民流入，从某种意义上又进一步促进了市镇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于是，市镇经济与城隍信仰相辅相成，推动了乡镇城隍庙的建造，以及持续不断的修葺。

此外，关于各乡镇出现的众多别庙，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乡镇居民到县城比较远，加上祭祀的频繁，便就近建立城隍庙。明人殷聘尹在嘉定《外冈志》中说道：“地界旷远，民乃各就其里建祠，以便香火，有十余处者。”<sup>2</sup>当时士绅们对此还颇不能接受，所以《南汇县志》中说到：“固惟在县治者为主，今乡镇祈报之所，皆冒称城隍，实即乡土地”<sup>3</sup>。其时对于各乡镇设立城隍庙，表示极大的怀疑与不屑，为了重整纲纪，力主消除，但是，后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实际表明，正是这些冒称城隍的“乡土地”，来势汹涌，后来居上，将城隍神带入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 第二节 信仰的兴盛：祭祀与庙宇

正如第一章所列的各县城隍庙的建立与修葺，以及第二章第一节各县乡镇城

<sup>1</sup> 曹相骏等纂，枫泾小志，卷十，拾遗，光绪十一年增补刊本

<sup>2</sup> [明]殷聘尹纂，外冈志，崇祯四年修，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镇志专集》“若夫城隍神祠，建邑者筑城池，必有神以守之，故祠在邑中，于乡何干，亦祀之？在乡之人愚妄鄙野，而不达于礼者之为耳。”“乡之橄福者，以邑中道远，则为私祠，已先有苟简从便之思，而望神之音乎？且神亦真如今之官府，高座于堂皇之上，俛为祠而舍于郊乎，所宜急毁之者也。”“或谓神司一邑之保障，城隍犹令，司一邑之民社，故率之如令，凡称呼拜揭仪从兴卫皆与令等。”“且朔以夫人像以配之，此皆公府胥役求媚者之所为，褻神甚矣。”“高皇混一区宇，诏毁天下淫祠，惟城隍之神不去，封郡与州为侯，县为伯，则其位与岳渎比，非邑令侔也。甚乃群然称为天地，夫天地神祇其尊无对，惟天子得行郊社之礼，此其乡邑之所宜祀如神？亦何敢当此称乎？”

<sup>3</sup> 金福曾等修，张文虎等纂，南汇县志，卷八，祠祀志，庙，民国十六年重印本

隍庙建立列表所显示的那样，明中后期以降，伴随着上海地区商业经济的发展，乡镇城隍庙空间扩展，城隍神信仰群体增多，庙宇的建设与修葺频繁，祭祀活动更加突出。通过关注这一信仰活动仪式本身，以及神灵所在区域的相关变革，有利于加深城隍神信仰与社会经济变革互动关系的理解。

### 一、“生恩万姓戴城隍”

历经数世，上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县城隍被赋予了城市守护神的面目与功能，御灾难，安生聚，垂丰穰，庇百姓，士民对其感恩戴德，城隍庙成为不可或缺的祭典场所。地方官员朔望进香，祈晴祷雨，并常藉以宣讲乡约；士庶禳病祈福，牲礼香楮，祷献报赛。正如第一章第一节中所讨论的那样，上海城隍庙持续不断地进行建设与修葺，以至于庙宇崇闳。与盛大的庙宇相一致，信男善女虔城奉祀城隍神，及至清末民国时期，达到上海传统城隍神信仰的顶峰时段。

1843 年上海开埠以后，随着中西的交流，尤其是对外贸易推动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刺激了以城隍等民间信仰的繁荣。故沪上谚云：“吾邑香火之盛，无逾于城隍庙。”；“连朝庙祝霁风光，镇上日喃喃酒浆。二百年来香火远，生恩万姓戴城隍。”<sup>1</sup>均显示出城隍祭祀活动的频繁与热闹。时人甚至还不无担忧地记录道：“吾邑自通商后，俗渐渐骄侈，婚嫁宴会，多尚虚礼，迎神演剧，会首敛钱，甚至花鼓淫祠，村台淫戏，引诱子弟游荡废业”。<sup>2</sup>

清代末年的《沪江商业市景词》中有《城隍庙》诗云，“城隍庙内去烧香，百戏纷陈在两廊。礼拜回头多买物，此来彼往掷钱忙。”<sup>3</sup>诗句浅显，却形象地反映了城隍庙旧时的繁华景象，同时描述了与祭祀相关的演戏、集市等活动。“十月朔，俗称十月朝，人皆祭先，与清明、中元均是鬼节，人多诣城隍庙进香，并他乡之过镇者，水陆槽声人迹逶迤相接。”<sup>4</sup>每逢祭祀节日，民众热忱参与祭拜城隍神，逶迤于道，已经成为了地域社会之一种风俗与景观。

例如，每月初一、十五，城隍庙或大或小的供台上，总堆着各色供品，善男信女入庙烧香，禳灾祈福。在每年特定的几个时间里，如逢农历五月十一城隍神诞辰，三月二十八城隍夫人诞辰，以及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则举行隆重的祀神大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县城隍庙香火仍然很火，据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所游历时亲眼所见：“庙内有许多参拜者拥挤地叩着头，上香的，烧纸的，其多至于在我想像之上”<sup>5</sup>。

<sup>1</sup> 张春华. 沪城岁事衢歌. 载雷梦水等编. 中华竹枝词(二)[G].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7: 1062

<sup>2</sup> 胡祥翰等. 上海小志、上海乡土志、夷患备尝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74

<sup>3</sup> 朱良镛. 话说上海城隍庙[J]. 中国宗教. 1997(1)

<sup>4</sup> 姚裕廉、范炳垣纂修. 重修张堰志. 卷一. 区域·风俗. 民国九年本

<sup>5</sup> 上海通社. 上海研究资料[G]. 风土·祠寺掌故·城隍庙. 文学家冷眼识诮. (见张若谷撰.

作为海滨城市，上海的城隍庙除了护城外还兼有护海的功能。明初城隍庙改建之时，大门有坊，其额曰“保障海隅”。清同治时又加封“护海公”，与天后神合力护庇南来北往的船舶，“上海地濒溟渤，华夷于兹互市，北达燕齐，南连闽粤，舳舻衔尾，鳞萃麇集，往往惊涛骇浪中，神之灵异与天后相佐佑”<sup>1</sup>。进出黄浦的船艘，则必向天后宫、城隍庙烧香祈祷。《重修上海县城隍庙碑记》中写道：“明制敕封显佑伯，后加号护海公，庙貌崇闳，遂甲一郡，是皆数千里富商巨贾捆载辐辏而集，非一方物力所能致也”。“神庙之建，固盍境商民所乐闻也”，“始于戊辰三月，落成于十二月，遐迩观瞻，香火络绎于道”。<sup>2</sup>每次城隍庙修葺，不仅上海商民踊跃捐赠，不恤财力以助，四方富商巨贾也皆“捆载辐辏而集”。上海城隍庙的兴盛与城市经济的富裕密切相关，以及城隍庙所在位置的商业繁荣密切相关，“以市兴庙”与“以庙兴市”是相辅相成的。

## 二、庙舍的修葺、经营

大多城隍庙建有二层乐楼或戏台，装饰华丽，用于节日演戏以取悦城隍。同时也是服务于老城区商业的经营。上海城隍庙的庙基一度达到70亩，称盛一时。全盛时包括有大殿、中殿、寝宫、星宿殿、阎王殿、财神殿、文昌殿等殿堂<sup>3</sup>。1924年，城隍庙两次发生祝融之灾，大殿、东楼等建筑全被烧毁。社会名流杜月笙等发起集资，重建殿宇。杜月笙的浦东同乡顾道生设计了大殿及九曲桥，浦东籍营造商张效良负责施工承建。民国时期，“另一位文学家，西班牙伊本内兹，却是能够赏鉴东方的建筑的文化。他的遗著《一个小说家的遍游世界记》中，曾赞美过上海城隍庙里的九曲桥、湖心亭。他又赞叹那座‘老爷花园’（Jardin duMandarin），说是在中国人的目中视为名建筑，正像西方人心目中的埃及金字塔和华盛顿的白宫一样。”<sup>4</sup>

关于上海地区城隍庙详细的修葺过程，可以参见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的记述。修建维护庙舍，组织迎神赛会，以为更好的维系城隍信仰，维持以城隍信仰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与娱乐生活，这两个方面也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如果就城隍庙的形制布局而言，貌似庄严肃穆的宗教场所，然而环绕城隍庙，则往往是市民心目中最有趣味的游憩场所，城市中最富有凝聚力的商贸、娱乐空间。“现在的城隍庙，除本庙外，还兼领着鄂王庙、东园、西园等几部分，所以规模宏大，屋宇连云。早先不过供有司朔望拈香，宣讲乡约，和祈祷晴雨，兼作

---

上海城隍庙)

<sup>1</sup> 应宝时修、俞樾纂。上海县志。卷十。祠祀。同治十一年刊本

<sup>2</sup> 应宝时修、俞樾纂。上海县志。卷十。祠祀。同治十一年刊本

<sup>3</sup> 应宝时修、俞樾纂。上海县志。卷十。祠祀。同治十一年刊本

<sup>4</sup> 上海通社。上海研究资料[G]。风土·祠寺掌故·城隍庙。内园比金字塔美

士民的游乐所在；现时除游乐外又成为一处盛大的商场，差不多连隙地都没有了”<sup>1</sup>。民国时人记录道：“城隍庙是上海城内的一处娱乐场所，不但在闭关自守时代，是阖城士庶的唯一追寻快乐地方，就是在现时，也还依然保持着旧日的热闹”<sup>2</sup>。

关于城隍寺庙所进行的商业经营，在信仰比较繁盛的上海及其郊县，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上海城隍庙，萃秀堂为东园，钱粮厅为西园，“内园钱业管，东园豆业管，居常关闭，余业出租牟利，湫隘嚣尘，大非从前景色矣。……园基共三十六亩八分九釐一毫，归住持执业，粮入官图，乾隆三十三年请豁”，“又案，园基田单于同治七年秋各业禀县，将单缴销，另行清丈，分二十一业，各给执照承粮，与主持不相涉”<sup>3</sup>。

这与清中叶至民国时期，上海城隍庙信仰商业化的进程一致。上海城隍庙历来由正一道士作为住持加以管理。其经济收入主要依靠经忏、卖经、立位、普堂、通疏、香金、乐助、灯油、签卷。自清末以来，上海的城隍庙又多出一重商业的功能。当时析辟出西园的部分，向商家出租。于是，慢慢地，园中设了很多商店，渐渐地成了集市，城隍庙成了各种土特产、美味食品的专卖地点。

在其他县别，类似的情形同样存在：南汇县城隍庙产，“有畝田三百六十余亩，芦荡二十四亩，市房十七间，二披住房十四间，三畝户册一缺，光绪三十一年司事等创办惠南初等小学，岁拨庙租钱三百二十千，二年后停办，移充城南女校经费”<sup>4</sup>。据光绪本《川沙厅志》中城隍庙的记录：“拟为重建，工费浩繁，且灾歉之后，民力未充，熊公捐俸助田二亩，岁为修葺，以展虔忱。……，垣田坐落八团南二甲，岁收租若干，交结主持道士薛茂园收管，永禁盗卖”<sup>5</sup>。

### 第三节 内涵的延伸：信仰与庙会

邓嗣禹就曾观察到：城隍庙“主祭厉坛，开庙市，皆始于明。清仍明旧，唯民间祭祀之俗，日益繁多。”<sup>6</sup>从实际情况看，每县建立城隍庙、城隍主祭厉坛都是明代立国后才确立的，并持续到清代才渐次完成的。从一般的祭祀活动发展到内容庞杂的庙会，则相对更晚，大约至明中叶以后，源于庆贺城隍诞辰祭祀活动而形成的庙会，逐渐兴盛起来。郑士有认为至明代后期，各地的城隍庙会已具相

<sup>1</sup> 上海通社. 上海研究资料[G]. 风土·祠寺掌故·城隍庙. 城隍庙沿革略考

<sup>2</sup> 上海通社. 上海研究资料[G]. 风土·祠寺掌故·城隍庙. 城隍庙沿革略考

<sup>3</sup> 应宝时修、俞樾纂. 上海县志. 卷十. 祠祀. 同治十一年刊本

<sup>4</sup> 严伟修、秦锡田等纂. 南汇县续志. 卷八. 祠祀志·庙. 民国十八年刊本

<sup>5</sup> 陈方瀛、俞樾纂. 川沙厅志. 卷五. 祠祀志·官祀. 光绪五年刊本

<sup>6</sup> 邓嗣禹. 城隍考[J]. 燕京大学史学年报. 1934. Vol. 2(2)

当的规模<sup>1</sup>。进入清代以后，城隍庙会规模更大更频繁，每年都有一次甚至几次盛大的城隍庙会，而且规模往往雄踞各庙会之首。

上海城隍庙道士的主要宗教节日为“三巡会”、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城隍诞辰、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的城隍夫人诞辰。城隍出巡时的排场很阔绰，仪仗极盛，浩浩荡荡，很有威风。“三巡会”期间，城隍神出巡、信徒扮演各种囚犯，围观和参与的人数多，构成了庙会形成的客观条件。在这一契机中，民间艺人表演，商人出售商品，民众参与其中，逐渐形成庙会。在大多数城市中，“三巡会”期间都形成了规模不同的城隍庙会。例如，农历九月初二相传是上海奉贤县城隍周中鉉的诞辰日，善男信女烧香叩头，商贩云集，茶坊林立，百戏杂呈，形成了盛大的庙会。例如上海松江县，“七月十四日，旧时县城有大庙会，四乡农民及各路商贩云集府城隍庙，设竹木、铁业等手工业品摊点，还有应时果蔬摊，形成盛大贸易市场，三日方散。日寇侵华，庙毁，俗衰。建国后，一度曾沿袭旧俗，改名为‘城乡物资交流’，设摊于中山路两侧。60年代后，俗除”。<sup>2</sup>旧青浦镇六月廿六日（农历）的城隍庙会，俗称“三巡”会。这一天，奉城隍诣至厉坛，赈济各义冢幽孤，名曰祭坛。至晚上，复以华灯迎归。庙会成为当地市集的一种形式而流传下来。解放初，利用庙会的传统习惯，组织城乡物资交流仍然受到群众欢迎。

除宗教节日外，城隍庙每天下午几乎都成为庙会集市。在城隍庙会中，除了商品交流活跃外，各种艺术表演队伍争相献技，出现了“百戏杂陈，摊棚林立”的景象。各类剧种争奇斗胜，不仅艺术品种繁多，而且表演内容丰富。在此时期，城隍庙游人日多，商贸日盛，使得民国时期城隍庙，成为集商业、旅游、园林和宗教为一地的东亚特色的文化景观奠定了基础。

《上海县志》称“全县有20个乡镇，在民国时期有‘庙会’风俗，祭祀庙神，后演变为以物资交流、娱乐为主的民间盛会。一般市镇每年一期，例定3天，农历三月半到十月半，庙会连月相继不断。”<sup>3</sup>

城隍庙会兴起以后，城隍庙周围的商业网点逐渐扩大、增多。庙会期间，远近商贩云集，摊点林立。由于城隍庙大多地处老城区的市中心，人气比较旺盛，商业购买力强，故许多原本赶庙会的“行商”逐渐“沉积”了下来，成为“坐商”，开店铺做生意，慢慢就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典型的如上海的城隍庙，“早先不过供有司朔望拈香，宣讲乡约和祈祷晴雨，兼作士民的游乐所在，现时除游乐外又成为一处盛大的商场”。在城隍庙周围，“列着许多铺子，卷轴、刷子、罗

<sup>1</sup> 郑士有、刘巧林. 护城兴市——城隍信仰的人类学考察[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189

<sup>2</sup> 欧粤. 松江民俗[M]. 上海: 百家出版社. 1991:21

<sup>3</sup> 上海市县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县志[G]. 第十九篇. 商业.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687

盘、眼镜、陶器、赌具、剪刀、鸟、家禽都有得买”，“镶牙匠、卖小玩意的、厨子、变戏法的都很忙。靠近池子有三个禽鸟市场，精列着道地的南方鸟种。接近湖心亭的是一所新的半西式娱乐场庙，同大世界差不多”。<sup>1</sup>“上海城隍庙的庙市，就好像是一个大规模的联合商场，许多商铺和摊贩都集中在这里，夹杂着夹寮、点心铺子和娱乐场所，可谓五光十色，无所不有”<sup>2</sup>。

进入民国以后，上海渐次开设了许多新式商场，相比较而言，商场所售的商品种类繁多，奇巧玲珑，手工制作，机器生产，应有尽有；而城隍庙会的商品集会，所出售的大多还是那些传统的手工作品、土特产，比较符合一般百姓的消费习惯。此外，城隍庙会上民间艺人创作的戏曲、杂技，具有浓郁的风土情调和生活气息，为大多数居民所喜闻乐见。在参与庙会时，既能拜神祈福，又能购物娱乐，这是新式商场所无法替代的。所以，在上海地区主要的市镇，城隍庙会是一年中全城镇一次最大的娱乐与购买活动。乾隆、光绪刊本的《娄县志》中均记载了这些活动：“马桥镇城隍村、短浜口及枫泾镇俱有城隍行庙，为乡人祈赛之所”<sup>3</sup>。

城隍庙市从明朝开始，到民国时期仍很流行。民国时人回忆道：许多久居海外的老上海一踏上故土，都有一个重游城隍庙的强烈愿望，寻觅孩提时的记忆：摩肩接踵的游人，鳞次栉比的商铺，琳琅满目的小商品，江南水乡风格的九曲桥，苏州园林风格的豫园，品种繁多的茶点，诱人馋涎欲滴的“城隍庙奶油五香豆”，以及城隍庙香烟缭绕的殿堂<sup>4</sup>。

城隍庙会这种商业化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城市居民的信仰活动中。最突出的实例就是对财神的狂热崇拜。每逢春节，很多人家都情愿花钱，按跳财神艺人，称之“接财神”。

在上海地区，阴历正月初五财神生日，一些商业人士以及有名望的人家一般都会点上香烛，上供好吃的，并放鞭炮来接纳财神，期待着有个美好的来年。还有些民间艺人走街串巷，挨家挨户进入商店或有名望的人家客堂跳财神讨些赏钱，以此谋生。在乡镇志里也有打田发的记录：“新年镇西村人迎神像置鼓担上，肩挑以行，掷三木堆如弄丸，且歌且掷，循门索钱，谓之打联发，亦曰打田发”<sup>5</sup>。整个跳财神内容复杂，以“进财”为主线。一般由“财神临门”、“扫除晦气”、“招财进宝”三部分组成，以迎合人们“年年发财”的心理<sup>6</sup>。城隍神信仰的内

<sup>1</sup> 上海通社编. 上海研究资料.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504. 514

<sup>2</sup> 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编印. 上海城隍庙[G]. 1948

<sup>3</sup> 谢庭薰修、陆锡熊纂. 娄县志. 卷十. 祀祠. 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汪坤厚修、张云望纂. 娄县续志. 卷九. 祠祀志. 光绪五年刊本

<sup>4</sup> 上海通社编. 上海研究资料[G].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404-414

<sup>5</sup> 曹相骏纂、许光墉增纂. 重辑枫泾小志. 卷一. 区域. 光绪十七年本

<sup>6</sup> “上海民间舞蹈”编辑部. 中国民族民间舞集成: 上海卷[G]. 北京: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

涵被延伸、泛化，加入新的信仰要素。

### 简约的结语：精神信仰与经济基础同在

正如第一节所讨论的那样，当我们观察到城隍信仰范围的扩展，城隍神祭祀活动的频繁，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均为地域经济的发展，显示出地方经济的发展与城隍信仰之间存在密切的正态相关。

明中叶以来的地方商业化与城镇化，推动了城市保护神——城隍信仰的普及，大约到清代中叶城隍庙、别庙、行宫，也分别延伸到主要的乡镇。在经济先行发展起来的乡镇，城隍神信仰找到了需求的空间，并逐渐建立起庙宇，立祠信奉。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正如图 2 所示，上海地区各乡镇城隍信仰的兴盛程度，与该乡镇的地方经济密切相关，“烟火万家”的大镇，也是该县主要的城隍庙所在地，其繁盛程度与庙会的活动甚至超过了县城隍庙。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每逢地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城隍信仰比较炙热的时期，无论是明中叶，还是清中期出现的城隍庙宇修葺时期，以及民国时期上海城隍庙的频繁修葺扩展，大致有着这样的周期性特征。

具体到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城隍信仰而言，信仰扩大的主要标志是庙宇的建设，与持续的修葺，庙会的盛大，以及民众如痴如狂地加入城隍神信仰——“生恩万姓戴城隍”。伴随着精神信仰的展开，信仰的内涵与载体被延伸，以城隍信仰为中心的庙会活动，展示精神信仰与经济经营之间的互动关系，彼此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隍信仰的扩展，城隍信仰为商业活动营造了新的发展空间。

所以，可以简洁地将经济变革中的城隍信仰归纳为三层关系：

第一，经济活动的指向。大约表现为二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首先是明中叶以来松江府所在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镇的兴起，手工业的繁荣，从而为城隍信仰的扩大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其次，以城隍信仰为中心，形成了城隍庙会，凝聚了一个商业发展的契机，城隍庙会的兴盛，又反过来又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推动了城隍信仰的扩大。

第二，精神世界的信仰。因为城隍神的庇护与关怀，冥冥之中“神”的意志，召唤了人们去追去信仰，寻找神灵的显佑与现实的照护。官员、民众等群体，不分等级贵贱，均在共同的信仰下寻找到趋向一致的诉求，他们共同祭祀城隍，参与城隍信仰的宗教性或日常性的活动。城隍信仰的内涵泛化，信仰精神融入到日

常生活中去。

第三，社会文化的归宿。精神与物质、信仰与经济的联动，推进了城隍庙宇的修葺一新，并不断壮大。无论是城隍庙宇的商业经营，还是民众无怨无悔的参与城隍祭典，都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以城隍庙与城隍信仰为中心，构成了一个城镇民众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并且成为一种记忆与回味。

### 第三章 城隍信仰：在政治与文化、国家与地方之间

一般认为从唐代开始，先前具备自然神性质的城隍神开始被赋予政治功能，给与封爵，五代至宋又陆续进行加封、赐庙额（匾额）<sup>1</sup>。明代洪武改制是一次重要的祭祀政策改变，将信仰空间的城隍神系统与现实世界的官府行政机构相配套（不过明中叶后基本有名无实）。及至清代，从制度层面上基本上循而未改，但其城隍信仰的官方政治功能有所弱化，民间的文化功能有所增强，至民国时期官方色彩更进一步弱化，民间色彩更加浓厚，士绅与民众参与了更多的城隍信仰活动，更加日常生活化。官方与民间分别在这一框架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城隍信仰的共同纽带下，在官府规范弱化、文化融入上升的氛围中，获得了一种共存，实现信仰的民间化、社区化。城隍信仰的标识没有变更，但其内涵已经有所嬗变，完成了适应时代变化的新陈代谢。滨岛敦俊有关江南的城隍研究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但尚未评述这一特征，实际上这与第二章所讨论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城隍信仰变迁是内在一致的，共同构成了信仰变迁的内核之一，同样值得重视。

#### 第一节 政治安排与文化归宿：城隍信仰

现在一般将城隍信仰视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但其原型却来自官方的规范与安排，尤其以洪武改制为标尺，推动了城隍信仰的流播，并初步建立起与世俗行政机构相匹配的城隍信仰体系。不过城隍神灵护佑地方的特色，促成了地方民众的认同与信奉，最终融入到地方文化之中，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 一、册封城隍的政治安排，以及民间的文化接纳

明朝初年，为了克服“胡制”并确立新制，进行了大规模的礼制改革，其中的一环是修改祭祀制度。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并完善了祭祀城隍的制度<sup>2</sup>，根据洪武二年（1369）新制，“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城隍信仰

<sup>1</sup> “唐朝则有祭文有庙祀，有塑像，有家属仪卫，有封赐，五代及宋，封祀更多。元并封夫人且有赛神之俗。明初仍加封，继去封号，毁塑像，永乐以后，有恢复偶像”。邓嗣禹，城隍考[J]. 燕京大学史学年报. 1934. Vol. 2(2)

<sup>2</sup> 其中有“洪武二年新制”、“洪武三年改制”两次大的变革

制度。

滨岛敦俊在《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中<sup>1</sup>，通过详细的考证洪武二年改制、三年新制的过程与效果。二年新制中，确定了城隍神“一定行政领域之冥界守护神或管理者”的特性，三年改制中，规定了庙制的等级，内部配置均按照官署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进一步具有了“与现世的行政机构相对应的冥界行政官”的性质。一个与现实社会中的封建统治体系基本对应的、理论上一元的、金字塔式的城隍神等级结构形成<sup>2</sup>。他进一步认为明初实行在州县以城隍神，在乡村以里社坛、乡厉坛为中心的祭祀制度<sup>3</sup>。

就城隍神的册封而言，最常见的记录为：“（洪武二年）三月上梦东莞城隍奏言：‘天下岁中清明日祭无祀，一次不敷，乞皇恩再加二次，庶幽魂遍沾。’上觉，如所请，颁赦天下：无祀者祭于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日，岁凡三祭，著为令。三年，正天下城隍诸神，号府为公、州为侯、县为伯，俱称显佑”<sup>4</sup>。至此，城隍祭祀作为完整的制度，正式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中，城隍神不再是单一的都市保护神，而成为包括周围农村在内的一定区域的守护神或管理者，具有与现世行政机构相对应的冥界行政官的属性，完成了精神上的信仰实体规范化，特定的城隍神具有特定的活动空间、职责范围。

具体说来，就城隍信仰的制度化而言，洪武二年新制从国家祀典的角度出发，将以前较为零乱的各种封爵、祭祀形式的城隍信仰进行了整序，将其规范化、理论化。明确规定祭奉城隍神是地方长官的职责，规定新官上任需到城隍庙向神宣誓就职，每月初一十五，官吏们还必须到城隍庙两次，重申前誓。直到民国时期，知县等地方长官上任时，按照惯例仍必须到城隍庙参拜宣誓。就城隍神的职能来说，其职权不仅限于幽冥，还及于现世。封给城隍神“鉴国司民”之名号，赋予城隍神监视纠察官民之使命。居民平素行为善恶，城隍神在阴间监察之，善者与以福禄，不善者则降以灾难。

在谈到神秘的危险与弱者的力量时，特纳认为：“对于那些看重‘结构’的稳定的人来说，交融的表现形式的中止是危险的、具有无政府性质的，必须要以各种规定、禁令、条件来对其进行层层限制”。<sup>5</sup>

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城隍信仰本来基本与国家政治无关，但是在王朝权力的

<sup>1</sup> 滨岛敦俊. 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J]. 史学集刊. 1995(4)

<sup>2</sup> “举凡地方官吏应行之事，如盗贼之捕禁，顽民之惩治，忠孝之砥砺，科举之提倡，官府志文移，胥吏之管辖，以及刑狱之审讯，皆由阳间所行，比拟阴事。”邓嗣禹. 城隍考[J]. 燕京大学史学年报. 1934. Vol. 2(2)

<sup>3</sup> 滨岛敦俊.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M] (朱海滨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sup>4</sup> 姚裕廉、范炳垣纂修. 重修张偃志. 卷二. 建置·祠庙. 民国九年本

<sup>5</sup>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柳博赞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09

渗透下，将“城隍”列入国家认可的信仰之内，并进行控制，否则就视为淫祠，加以取缔。自明初建立起城隍神祭祀的规范制度，伴随着官府的介绍与传播，城隍神的地位大为提高，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其时城隍信仰的官方化倾向有所增强，“鉴国司民”的色彩更为明显，但是城隍信仰的基础仍是民众，很难因为官府的一纸规定就能改变。因为，在民众还没有接纳的情况下，强行改变民间自发产生的、并被长期奉祀的神、庙形态，是不可行的。此外，万历中期以后，王朝的原旨主义祭祀政策逐渐变得有名无实<sup>1</sup>。

正如滨岛敦俊的详细阐释<sup>2</sup>，三年改制中，无论是去封号，还是毁塑像置木主，其初衷是恢复城隍神的自然神本性；但是，城隍神经过漫长的道路已经从自然神（城池的崇拜）演变为人格神，现在完全凭国家权力想让他倒退到原始状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许多地方并未如实执行，有些神像并未毁掉。长期接受并习惯于现有的城隍信仰的士民，违反禁革神像的命令，私自保存神像，坚持维护自己的信仰行为。

范荧也认为，江南民间仍有民众私自保存城隍神像，明代中后期仍存在恢复神像的普遍性现象，而且地方官员也把明初的毁像禁令束之高阁，甚至还与民间人士一起重塑神像。至迟在明代中叶，大多数城隍庙已恢复了神像（人格神）<sup>3</sup>。及到清朝，地方城隍中，城隍庙内大殿放置城隍神主像，后殿增添了城隍夫人、城隍父母、城隍公子小姐的塑像，甚至更夸张的是，在庙宇两廊罗列有一些其他神灵的塑像，作为补充，营造出一个虚拟的神灵世界。正如前所述，上海县一庙三城隍（霍光、秦裕伯、陈化成），一庙五城隍（秦裕伯、财帛司、高昌司、新江司、长人司），分别代表了具有地方特征的文化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安排的城隍从神回归到本地文化之中。

邓嗣禹也注意到：“唐时虽有城隍之祀，而主祭者常出言不逊，一日不晴，五日不雨，将焚其庙，恐怖观念，甚为薄弱。晚唐以后，庙宇塑像，廊庑寝殿，日益繁复，鬼面狰狞，日益凶恶！孩童踏城隍夫人之像，则皆病死，……，降至明清，崇拜日久，相沿成俗，神话传说，寔以繁多，原始难溯，真伪莫辨，人民耳之所闻，目之所见，皆信以为真，无感渎侮。”<sup>4</sup>原始的信仰经过时间的过滤，逐渐变成了一种意象，成为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象征<sup>5</sup>，并且通过象征化、符号

<sup>1</sup> 朱海滨. 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sup>2</sup> 滨岛敦俊. 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J]. 史学集刊. 1995(4)；明初城隍考[J]. 社会科学家. 1991(6)

<sup>3</sup> 范荧. 上海民间信仰[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16

<sup>4</sup> 邓嗣禹. 城隍考[J]. 燕京大学史学年报. 1934. Vol. 2(2)

<sup>5</sup> 这与刘锡诚对民间文化考察所得出的印象是一致的（刘锡诚. 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2）

化，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中一种固定的意象。

就城隍信仰而言，民间自然形成的神灵祭拜，使得官方强加的概念逐渐空洞化、虚无化。正如滨岛敦俊对洪武三年改制的考察，以及赵轶峰的反驳讨论一样，国家权力对于地方信仰的强力改制，一般收效比较平淡，地方民众一般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方式抵制他们不认可的要求，于是城隍信仰最终被民间同化，成为地方官府施政中的一项活动，成为士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前者的色彩越来越淡，后者越来越强。

## 二、官方的行动与民间的参与

入清以后，逐渐更改了明初的册封城隍制度，弱化了官方的色彩。“其后府州县城隍称公侯伯爵者，明洪武二年初制也。国朝同治七年，礼部饬知，城隍祀列地祇，并非人鬼，嗣后不得称公侯伯爵等字样以重祀典，今乡镇各庙或奉威灵公或奉显佑伯，虽相传已久，究之同为俗称”<sup>1</sup>。“谨案会典及通礼，止载京师都城隍遣祭之礼，直省城隍合祀神祇坛。今惟每月朔望，守土官诣庙行礼，遇雨旸愆期，则祷于庙焉。……今府境城隍神皆有此称允，宜遵改”<sup>2</sup>。明代城隍祭祀属于中祀，到清代降低为五十三群祀之一。“盖自清朝，匾额之封多有之，公侯之封，则不经见也”<sup>3</sup>。邓嗣禹还发现光绪十年慈禧寿辰祭祀城隍的文案比较简单，倒是地方祭祀的趋于繁多，从《大明会典》中摘抄数百言。渐渐地，城隍信仰的“地域社会”化色彩增强，从官方的等级与体系中逐渐游离开来，民间信仰的特征更加显著，成为一种地方风俗。恰恰是这样，促成了城隍相关活动的民间热潮，一时蔚为壮观。

晚清时候民间的参与已经比较普遍，“上月廿八日为本埠城隍夫人诞期，故庙园内以及庙前各店廿七廿八廿九三日均张设彩灯，……，是以晚间看灯者无论城乡，人均并肩接踵，填塞街路，嗣经巡房局，恐人多闹事，特飭勇丁逐一查察”。<sup>4</sup>民国时对于三巡会活动的记录，大抵如下：“清明前一日由县官行文给城隍，城隍神便在那一天到县厉坛，去赈济各义冢幽孤，到晚上才用彩灯迎回庙。仪卫整肃，邑人执香花拥道者甚众，舆从骈集，常有四五里”。<sup>5</sup>

以下以官方主导的“三巡会”变迁为例，讨论信仰的官方与民间关系的消长，及其显示出城隍信仰逐渐民间化的过程。

“三巡会”始于明代，自朱元璋定制后，明清两朝基本沿用此法，即每年的清明、七月半、十月朔，城隍神主祭厉坛，并举行全城巡游活动，是城隍信仰官

<sup>1</sup> 杨开第修、姚光发等纂. 重修华亭县志. 卷六. 祠祀·秩祀·坛庙祠. 光绪四年刊本

<sup>2</sup> 博润等修、姚光发等纂. 松江府续志. 卷十. 建置志·坛庙. 光绪九年刊本

<sup>3</sup> 邓嗣禹. 城隍考[J]. 燕京大学史学年报. 1934. Vol. 2(2)

<sup>4</sup> 《申报》1876年4月24日“城乡赛会纪盛”条

<sup>5</sup> 上海通社编. 上海研究资料续集[G]. 风土. 上海: 上海书店影印本. 1984

方行动中最主要的环节，整个祭祀过程在地方上往往由当地最高长官亲自主持。

如前所述，由明入清，每次“三巡会”抬城隍神像出游已成惯例，不再仅仅是官方的仪式，民间的参与度逐渐增高，在迎神赛会中注入一些原始崇拜、民间信仰的程序与内容，且增添了很多非信仰的娱乐休闲、商品交换、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内容。于是，一般认为此时的“三巡会”实际上已演变成为一项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十分复杂，热闹非凡的大型民俗活动。城隍祭奉的特征弱化，民间集会色彩强化，并且在信仰中，杂糅了很多世俗功用的诉求。至清代晚期，这一祭神活动仍然存在，并继续广受欢迎。

辛亥革命以后，官方规定不复有祭厉之举，《宝山县续志》附录的厉坛说明如下：“三元节由县牒城隍神监行賑济，用羊豕、米饭、尊酒、楷帛、鑪灯，县官亦莅坛祭告，今每岁仅举行三巡会而已，明时各乡并设厉坛，今缺”<sup>1</sup>。民国以后，祭厉渐渐废除，融入各式各样的节日活动，依旧盛行的“三巡会”更加民间行为化，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

正如第二章所言，上海城隍信仰的繁盛不是基于政策的安排，而是商业化进程奠定了民间信仰的基础，并且通过扩展信仰的内涵，民众参与城隍信仰的基础逐渐建立，并形成了自身存在的空间。所以出现了一个啼笑皆非的实情，原本的政治安排与关联不大的民间要求，在“城隍神信仰”这面共同的旗帜下共存，貌似合流，实则各行其是。

## 第二节 均衡点：官方主张与民间诉求的联动

有关官方的主张可见于明代的条规：“皇朝大正祀典止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一洗前古之陋，仍著令式。凡有司莅任，必有谒庙设祭，以与神誓，希神默相以安黎庶，于乎神之所司若是”<sup>2</sup>。

上海城隍庙正大门上开始悬挂着“保障海隅”四个斗大的字。入清以后，上海城隍老爷又获封“护海公”，上海老城厢城隍庙庙门两边，各有牌楼一座，左楼坊额为“灵通元造”，右侧坊额为“泽庇苍生”。大概可以视为城隍神在官方与民间共同的价值标准。

这里依然以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举行“三巡会”为例，三次活动的程序和形式大体相同，由于城隍是官民共祀的神灵，其活动主体共存于官、民两

<sup>1</sup> 张允高、钱淦、吴葭、王钟琦等纂修。宝山县续志·附再续志·新志备稿。卷三。营缮志·坛庙。民国十年、二十年铅印本

<sup>2</sup> 韩浚等修。嘉定县志。卷四。营建考（下）·庙宇。万历三十三年刊本（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的“大正祀典”，规范民间祭祀仪式，加强对民间信仰的控制，凡昏淫之祠一切报罢）

个方面,虽然双方出发点迥异,差异颇多。官方事先规定的祭祀意图,逐渐弱化,城隍信仰愈来愈民间化、世俗化,演变为地域社会的民俗之一。

### 一、官方常规活动:

正如嘉定张瑄所作的《修城隍庙记》所言:“以为百代治民事神者之所劝戒”<sup>1</sup>。所以,明清两朝皆规定:“吏始至,斋三日,祠以少牢,矢厥辞而后临民视事”<sup>2</sup>,新官上任后首先是备牲礼到城隍庙中祭供,一是向城隍神报到,祈求得到他的“阴”中相助;二是与城隍神誓约,立下忠于职守,肃官爱民之类的誓言,然后才开始办公事。

关于官方的常规活动,主要是“三巡会”仪式,以前相关的描述比较多(上一节也已经描述了其官方色彩的逐渐弱化,直至消失),现将结合城隍信仰的时代变迁,讨论其涵义的变化。

明初确立的国家祀典规定,每年地方长官要三次前往当地厉坛,祭奠无祀鬼神,届时须请出府、县城隍庙神作为主祭。“邑神年例逢春、秋、冬三节出会祀孤。无他仪从,惟皂隶相随者,不下百数十人”<sup>3</sup>。

就官方的致祭仪式而言,最重要的程序就是礼请城隍和祭祀厉坛<sup>4</sup>。礼请城隍的礼仪隆重、庄严、肃穆,主祭的地方长官须在司仪唱赞下,行三跪九叩与进爵、献爵、奠爵的大礼,并焚化一篇祈请城隍的告文<sup>5</sup>。礼请城隍的程序完成后,至祭厉的当日,再迎接城隍至厉坛主祭。明初毁坏城隍神像后,请出了城隍神的木主(木制牌位),迎至北郊后,设于厉坛之上。明初的祭文,前半部分与《告城隍文》所述大致相同,意在抚慰无祀鬼神,后半部分则重在告诫生者。祭厉仪式完毕后,地方官府再送城隍木主回庙。明清时期,城隍信仰更多吸收佛教地狱审判、赏善罚恶的观念,城隍自此后不仅是城市的保护神,更成为阎罗阴司的派出机构的冥官,阴阳两界的司法神<sup>6</sup>。

官方利用民间的城隍信仰,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明代官方这一用意在祭文中得到明白的表露。其后的清朝,基本沿袭了城隍祭厉的做法,意图并无二致。官吏祭拜神灵,在明清时期比较频繁,有人曾做过粗略的统计,一个知县一年中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要耗费在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上<sup>7</sup>。但是,在中国历史

<sup>1</sup> 韩浚等修.嘉定县志.卷四.营建考(下)·庙宇.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sup>2</sup> [嘉靖]瑞安县志.卷七.重修城隍庙记.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sup>3</sup> 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

<sup>4</sup> 可见前述的引文,亦为方志记录祭城隍的重点,在以前的相关论著中也多有提及

<sup>5</sup> “告城隍文”通常是由礼部颁发的程式性的官文,随着时间的变化,地方的祭祀告文趋于冗长,大多数百言(多数文字摘自《大明会典》),朝廷的城隍祭祀倒趋于简单。

<sup>6</sup> 范军.城隍信仰的形成与流变[J].华侨大学学报.2007(4)

<sup>7</sup> 上海通社.上海研究资料[G].上海:上海书店.1984:534

上，新官上任先要祭拜而后才能办事的，则只有城隍神。州、府、县的长官都要如此，没有例外，城隍信仰仪式被纳入了滨岛所描绘的组织体制之中。由此可见，官府祭祀安排赋予城隍神“鉴国司民”的职责精神被传承下来，成为官方祭祀城隍的价值准则。

## 二、民间相对应的活动：

民间崇奉城隍的目的是为了“驱瘟逐疫，保障人口太平，六畜兴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等<sup>1</sup>，显然与官方有所不同。因此，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祭祀地方守护神。祭厉原本是官方行为，但明代中期以来，民间更普遍恢复了城隍庙中的神像，又逐渐发展为拱抬城隍神像至厉坛坐镇的祭祀方式。于是，民间便形成了参与一年三次城隍出巡的迎赛活动。嘉靖年间，民间不仅广泛参与原先主要由官方举行的“三巡会”，还以木雕神像取代了木主。神像出游，渲染气氛，更具热闹而活泼，这样也符合民间参与的特色。

关于这一祀神赛会的盛况，有形象的描述为：“至城隍出巡之日，旗灯各千余，极华丽，幡百余，皆珠穿，或赘以珠带，增日月扇，尤奇美，戏子乘马者十余班，鼓乐、烟火无算，虽王侯不能拟。”此后，“执香迎送木刻城隍，至今尤为故习”。<sup>2</sup>

此外，迎神赛会时，聚集赌博，以致酿成盗窃、斗殴，“练技拳场到处开，迎神赛会敛多财。诸无赖总为魁首，群饮三更聚赌来”<sup>3</sup>。嘉定人瞿中溶写道，“敬神一月戏纷纷，赌博场开盗贼闻。可晓当年陆清猷，自家禁止有明文。”<sup>4</sup>俗传十月廿五日为城隍神诞，演戏敬神，至十一月中，合邑如狂，盗贼因之踵至，所以有禁神诞演戏告示。至此，民间祭祀城隍活动，已经融汇为一种地方日常狂欢。

有关三巡会的热闹景象在民间的表现淋漓尽致，不胜枚举。“士女填于塞巷时，委员弹压路三歧。年年三节城隍会，第一雄关财帛司。”“爆竹声中换锦衣，香烧头炷轿如飞。索逋不管东方白，还点灯笼去叩扉。”“伤员灯节月华新，走罢三桥接灶神。十里珠帘都不卷，看灯人看看灯人。”“自从老学毁红巾，殿庑重迁又一新。礼乐修明文物甚，藻芹共乐泮池春。”<sup>5</sup>城隍庙会之时，民众参与其中的狂欢之情溢于言表。“家家自有蓝呢桥，个个争穿红绉裙。妆出新年新气象，

<sup>1</sup> 上海市奉贤县县志修编委员会编著. 奉贤县志. 第 1020 页

<sup>2</sup> 杨开第修、姚光发等纂. 重修华亭县志. 卷二十三. 杂志上·风俗. 光绪四年刊本

<sup>3</sup> 秦荣光. 上海县竹枝词. 载雷梦水等编. 中华竹枝词(二)[G].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7: 857

<sup>4</sup> 瞿中溶. 续练川竹枝词廿八首. 载雷梦水等编. 中华竹枝词(二)[G]. 1997: 748

<sup>5</sup> 袁翔甫. 海上竹枝词. 载雷梦水等编. 中华竹枝词(二)[G]. 1997: 786-793

烧香邑庙去纷纷。”<sup>1</sup>“向例上、中、下三元节，邑神出会赈孤，遍行城厢内外。是役也，旗帜之鲜明，执事之整肃，固不待言。”<sup>2</sup>从巡会的狂欢中，民众宣泄了自己的诉求，将本来官方色彩浓厚的巡会，演变成地方的娱乐。

在城隍出巡的队伍中常有一群“犯人”——感恩城隍的恩情（一般是为了感谢城隍神帮助，痊愈疾病）。王韬云：“妓女推髻蓬发，身著赭衣，银铛桎梏，乘舆后从，谓之偿愿，间有徒步于市者”。<sup>3</sup>这些人轻则“身著囚服，披枷戴锁”，重则“袒胸裸背，穿许多钢针，针连绒绳，绳系香炉，炉重有数斤者，有重至十数斤者。系之而行，不以为楚”<sup>4</sup>。如旧时上海“每有小家碧玉，曲巷烟花，浓妆艳服，被枷带锁，或坐无顶小轿，或竟徒走，参加游行，名为女犯”，<sup>5</sup>时人认为这样，“既可媚神，亦能炫客，诚一举而两得焉。后经前邑尊叶顾之观察，出示严禁，此风遂绝”<sup>6</sup>。

在这些定时举行的祀神赛会中，反映了上海民间对城隍神的狂热尊崇。以下诗句描绘了新建成的上海城隍庙庙宇景观，以及拜神戏乐的热闹场景：“邑庙风光点缀工，新修县志载图中。士民合邑逢元旦，虔拜神明护海公。错认瑶池却未曾，满时花柳及时新。试灯风里游人集，半是嬉春半探春。龙团四美味香多，蟹眼名茶酌绿波。更有余音听何处，飞丹阁上拂笙歌。树阴深处认名园，笼竹携来不惮烦。曲曲湾湾曲曲，百灵厅上鸟声喧。”<sup>7</sup>“豫园晴午景轩眉，同上春台次第窥。相约破工夫早到，庙接日日有年规”<sup>8</sup>。相传上海城隍秦裕伯诞辰为二月廿一日，每年的此日，官绅士庶，趋之若鹜，按世俗礼仪进谒拜寿。

借助城隍庙这个空间舞台，通过“三巡会”等祭祀活动，地方官向民众显示朝廷的教化；而民众则通过此等活动，诉求公平与安心，也通过狂欢来释放压抑；士绅组织祭祀活动，管理维系地方影响力。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官府、士绅、民众的互动过程，这也是城隍神信仰能够存在，并不断扩大的原因所在。

从这里出发，在有关城隍神信仰的具体活动上，官方的主张、士绅的要求、民众的想法各得其所，不同的群体通过城隍信仰，获得自己的预期，使得这一信仰逐渐超脱了政治束缚，成为一种文化的皈依，不过作为信仰本身，其文化属性逐渐凸显，官方的祭祀色彩逐渐弱化。

<sup>1</sup> 袁翔甫。续沪上竹枝词。载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二）[G]。1997：804

<sup>2</sup> 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0-111

<sup>3</sup> 王韬。瀛孺杂志。卷一。文海出版社

<sup>4</sup>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G]。下篇卷四。上海：上海书店。1986

<sup>5</sup> 上海通社。上海研究资料[G]。上海：上海书店。1984：511

<sup>6</sup> 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0-111

<sup>7</sup> 佚名。续刊上海竹枝词。沪北十景·豫园杂咏。载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二）[G]。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1025

<sup>8</sup>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载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二）[G]。1997：1037

### 第三节 存在空间：以城隍信仰为纽带的空间

承接以上第二节所言，在官方、士绅、民间的互动中，城隍信仰由官府的祭祀安排，逐渐融合到地方文化中，并与地域社会结合，地域化、民俗化。城隍信仰成为维系地域社会共同体的纽带，成为士民生活的一部分，譬如群体参与的地方节日，以城隍庙为据点的公共活动，城隍信仰成为共同的记忆与意识，城隍神内涵被泛化，承载者不同群体的精神诉求。这一信仰泛化所带来的空间扩大，为城隍信仰注入了永恒的活力，一直延绵到今天。

#### 一、城隍神信仰的延伸：

城隍神具有“护城保民”、“祛灾除患”、“护善惩恶”等职能，因此人们凡遇外敌入侵、鬼妖作祟、干旱水涝、瘟疫暴发等灾变都要临时祭拜城隍神，祈求消灾除祸，保护生命安全。“神之威灵昭昭，其为邑人捍灾禦患，宜吾民不恤财力而争相虔奉若此”<sup>1</sup>。在大多数情况下，城隍神是主祭的对象，有时他也充任使者。同时，我们注意到灾异的质和程度不同，祭城隍活动的规模也不一样，有时是全城性的，有时是部分人小范围内进行的。

此外，各行各业信仰者，对城隍祭祀的表现与动机也各不相同。例如，经营南北船业者一般都会向城隍神、天后祈福。“沙船舫浦滨，由南载往花布之类曰南货；由北载来饼豆之类曰北货；率以番银当交，会利遇信徒，转瞬可致富。凡沙船进出口，必向天后城隍庙烧香”，故竹枝词云：“惯驾沙船走北洋，船头四望白茫茫。得归幸庆团圉会，天后城隍遍菜香”<sup>2</sup>。普通百姓、士民将祭祀城隍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适逢月朔是生辰，红庙拈香礼佛频。趁此心晴好天气，莲花细步散芳尘。”<sup>3</sup>

唐代只是笼统地提到城隍神有“家属”，而宋代则明确地提到城隍夫人。除了“三巡会”以外，每年二月二十一城隍神诞日、三月二十八城隍夫人诞日，也要举行庆贺活动，也有规模较大的集会祭祀活动。明末，城隍庙中还不允许供奉城隍夫人像，“以夫人像以配之，此皆公府胥役求媚者之所为，亵神甚矣。”<sup>4</sup>及至民国，这种执于“礼”的想法已经不复存在。如上海县，每逢城隍诞日，“例由羽士设坛诵经，并有新江、长人、高昌及财帛四司，照世俗例晋谒拜寿”。逢城隍夫人诞日，城隍庙内“灯悬挂彩，热闹远过于城隍神诞日。旧时倾城士女，

<sup>1</sup> 应宝时修、俞樾纂。上海县志。卷十。祠祀。第746页。同治十一年刊本

<sup>2</sup> 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载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二)[G]。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854

<sup>3</sup> 袁翔甫。续沪上竹枝词。载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二)[G]。1997：811

<sup>4</sup> [明]殷聘尹纂。外冈志。崇祯四年修，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镇志专集》

如醉如狂，日夜前往参观，虽到夜深，依然灯明如昼，沪人称为灯市”。<sup>1</sup>《沪游杂记》“神诞日”条也记载：“三月二十八日为城隍夫人诞，乡镇妇女进香甚众。”

2

又如南汇县的县城隍相传为晚明太仓人沈君烈，其元配夫人姓顾，继配夫人姓薄（一说姓白），当地人以四月十二日为薄夫人诞日。所以，有谚语云：“南汇城里薄奶奶生日大香汛，年年做戏闹盈盈”<sup>3</sup>。地方志中也记载：“四月十二日为城隍白夫人诞，商贾云集庙中演戏，小家妇女排坐东西楼观剧，浮荡子弟评头量足，腆不为怪。”<sup>4</sup>

又如竹枝词中所描绘的场景：“东门外搭彩棚多，庆祝天妃圣诞过。续报庙园兰会盛，花香风里听笙歌”。天妃诞在三月二十三日，大东门外最盛。三月二十八日，城隍懿德夫人诞，是日庙中清音宴待兰花会，此时最盛<sup>5</sup>。

总之，城隍神不仅是守护神，到了明清时期已经成了城市居民心目中万能的神灵，所有的不幸、愿望都可以通过对城隍神的祭拜而得以实现或寄托。城隍神信仰融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持续的生命力。此外，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城隍神信仰延伸，城隍以及城隍夫人等泛化为一种象征的符号。

## 二、以城隍庙作为活动舞台：

一般而言，城隍庙建筑的规格形制和衙署比较相似，基本为中轴对称的多重殿宇、院落，主要是为了遵从礼制建筑的“前殿后寝”格局。“前殿”即大殿，供奉城隍神位，一般呈“凸”字形平面，前阶抱厦为献殿，供人参拜；“后寝”即后殿，或者祭祀城隍父母，或者祭祀城隍夫人。城隍庙往往刻意营造出肃静、威严气氛。殿宇巍巍，幽深不明，并且大多将配殿或两庑设为阴间“十二司”，塑造阴司地狱神像，各类鬼怪狰狞可怖，以直观的方式描绘了阴间冥界，将人世间的伦理纲常贯通于可知、不可知两重境界，形成旨在警世、劝世、敦督、教化的氛围。

此外，上海城隍庙的设计，不仅仅是祭神，同时也是聚会的园林。据《新建上海城隍庙西园湖心亭记碑》的记录：“州府准令皆立城隍神庙，长吏岁时祠，以宣报沼泽，而江以南严奉尤谨。开堂皇崇，寝阁羽卫，奕若大府然。往往规庙

<sup>1</sup> 吴静山. 城隍庙岁时杂识. 载上海通社编. 上海研究资料[G]. 第 511-512 页; 葛元煦. 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 Vol.1

<sup>2</sup> 葛元煦等. 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1

<sup>3</sup> 胡祖德. 沪谚外编. 卷上. 上海南汇县城隍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sup>4</sup> 金福曾等修、张文虎等纂. 南汇县志. 卷二十. 风俗志·风俗. 光绪年间修. 民国十六年重印本

<sup>5</sup> 秦荣光. 上海县竹枝词. 载雷梦水等编. 中华竹枝词(二)[G].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7: 846

坳隙地，为之池馆台榭以娱神，而上海县城之西园者为最胜。庙故有园，湫狭弗称。后得其旁明尚书潘公豫园址益之，延袤始尽一坊。邑人喜其宽深亢爽，足欢乐神也。缮高浚卑，不谋子来，穹堂邃宇，次第兴作，园中平地若干顷，流青写碧，上下天影，于延眺为宜。”<sup>1</sup>

以下文献还显示出上海城隍庙的活动内容，远远超出祭神，成为士绅、民众聚会的公共场所，甚至连带形成了集会与市场。“邑中游览之地，以城隍庙东、西两园为冠。东园在庙中东偏，颇宏敞幽寂，……每值令节则启之，……（西园）园中茗肆十余所，莲子、碧螺，芬芳欲醉，夏日卓午，饮者杂还，或来荡妇与轻薄少年杂坐，绣袂成云，粉汗如雨，……，以敬神之地，而作桑间濮上，此整饬风纪者之责也。杂寮之外，设肆鬻物者又百余家。隙地虽多，绝无一卉一木足以怡情，园林幽趣，荡然泯矣。”“西园三穗堂，居园正面，巍然高耸，内极宏敞。绅士每于朔望宣讲圣谕，令众集听。凡道县朝贺万寿及有大事，皆以之为公所”<sup>2</sup>。

康熙十年，上海县朱县公被革职后，“七月二十六日，有进京保留朱县公者二百余人，在城隍庙演戏，祀神发行”<sup>3</sup>，要求留任朱县令。“光绪戊申之夏，邑中耆老集千龄曾于豫园，与斯宴者皆年达七十以上齿德俱尊之士。筵开北海，颂上南山，诚盛事也”。<sup>4</sup>“邑庙旁有点春堂，闽人所建，俗称花糖公墅。闽人议事比集于此”<sup>5</sup>。

此外，城隍庙成为公开演讲场地，集会论策之所。五四期间，“城内各学生结对在各店板门上，用粉笔大书警告文字。东吴第二中学及通俗演讲团，在邑庙摇铃演讲商界罢市之原因及今日之大局，淋漓尽致，多为泣下”<sup>6</sup>。

其他县别的城隍庙也就有类似于上海县的地方：

南汇县《于皂记略》：“城隍庙左旧有余地，其东北临水，南为轩曰问心处，咸丰初，有人建屋于其北，屋东以长廊通诸轩，亦游息地也。发逆鼠踞，轩屋悉毁，庙仅存。光绪庚子司事者始议兴复，……，岁时享祀之外，宴饮于斯，歌咏于斯，议邑事者集于斯，一时群目为胜地云”<sup>7</sup>。华亭县“城隍神春秋祭祀均在神祇坛，今惟朔望行香，水旱祈祷，有司即于庙莅事焉”<sup>8</sup>。川沙城隍庙，“每月

<sup>1</sup> 上博图书资料室编.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22

<sup>2</sup> 王韬. 瀛壖杂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35-38

<sup>3</sup> 姚廷遴. 历年记. 清代日记汇抄[G].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103

<sup>4</sup> 陈伯熙. 上海轶事大观[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519

<sup>5</sup> 王韬. 瀛壖杂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38

<sup>6</sup>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G]. 北京: 科学出版. 1959: 481

<sup>7</sup> 严伟修、秦锡田等纂. 南汇县续志. 卷八. 祠祀志·庙. 民国十八年刊本

<sup>8</sup> 杨开第修、姚光发等纂. 重修华亭县志. 卷六. 祠祀·秩祀·坛庙祠. 光绪四年刊本

朔望有司拈香宣讲圣谕，并祈晴祷雨于此”<sup>1</sup>。城隍庙成为所在区域的第三领域、公共中心。

以上信息显示，以城隍庙为舞台，以城隍信仰为纽带的意识空间与活动空间逐渐凸现出来。苏智良等人通过对上海城隍庙社区的研究，认为晚清到民国上海城隍庙社区成为具有传统气质、以信仰为内核，集文化、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sup>2</sup>。不过根据本文的文献与讨论，认为城隍信仰的存在空间更显著的意义并不是这一丰富的公共活动空间，而是从两个方面展示了城隍神信仰延续的脉络，第一是在精神层面，城隍信仰的泛化，逐渐变成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符号，第二是在物质层面，城隍庙本身已经成为所在区域的公共空间，不仅仅是这一“社区形成”的意义，而是信仰成为一种精神与物质的纽带。

### 简约的结语：共同空间下的求同存异

诚如以上通过官府与民间、政治与文化，这两个方面对于城隍信仰的内涵及其演变的讨论。需要将城隍信仰置于政治与文化的话语之中，关注二个群体（官方、民间[包括士绅]）的认识变化、二个价值取向（政治安排、文化归宿）的同异，一个共同的平台（以城隍信仰为纽带、以城隍庙为舞台的活动）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明初册封城隍及其祭祀政策的安排，使得原本存在于民间的信仰，与现实世界中的官府结构相结合，将城隍信仰赋予了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鉴国司民”的价值工具。无论是洪武改制规定的祭祀要求，还是强制安排官员赴任或定期的祭祀活动，都表明了这样的一种祭祀政策预设。这一安排在清代有所继承，但是最迟至明代中后期，随着市镇城隍的建立，原有的城隍信仰等级体系逐渐丰富，并逐渐增加了更多的民间元素。于是城隍原本的“鉴国司民”色彩与等级册封体系，逐渐被稀释，尤其是伴随着民众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城隍信仰由逐渐偏向为共同的文化归宿。基本上在清代中后期，实现了城隍信仰活动的本地区域化，融入士民的日常生活中去。及至民国中期以后，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城隍信仰中的商业化、民间化、民俗化色彩更为显著。

其次，官方的主张与民众的诉求，看似鸿沟万丈，实际差之毫厘。借助城隍庙这个空间舞台，通过“三巡会”等一系列的祭祀活动，以及日常的节日安排，地方官向民众显示神灵的正统，以及信仰的威力，完成了城隍被立为神的最初原旨——“鉴国司民”，虽然这一原旨渐渐不再那么被强调。民众、士民则通过信仰仪式等活动，诉求公平与安心，同时将公共聚会、人际交往，甚至是庙会集市

<sup>1</sup> 陈方瀛、俞樾纂。川沙厅志。卷五。祠祀志·官祀。光绪五年刊本

<sup>2</sup> 苏智良、姚霏。庙、信仰与社区：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J]。社会科学。2007(1)

等要素纳入了城隍祭祀活动；这样一来通过信仰狂欢来释放压抑，获取精神慰藉，另外将信仰活动改造为民俗的一部分，最终城隍神成为地方所有士民共同的神灵。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这种官民均衡互动的过程，如果城隍神的内涵能够随时间不断推陈出新，城隍神就能够永久地存在，城隍庙能够持续不断地兴盛下去。不同的群体从城隍神那里获得了不同的慰藉，城隍神信仰逐渐超脱政治安排，成为一种文化的皈依，成为一种民间的习俗。

再次，（1）在官方、士绅、民间的互动中，无论是宗教性的祭祀活动，还是日常的城隍信仰，民众与官员都分别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活动的空间。城隍信仰成为共同的记忆与意识，城隍神延伸，成为一种地方全能的保护神，承载者不同群体的精神诉求。（2）此外，城隍庙与城隍信仰逐渐成为一个共同的平台，成为一个意识上的共同空间。城隍信仰成为维系地域社会共同体的纽带，成为士民生活的一部分，官方在这里发布最新的告示，士绅在这里集会议事，民众参与其中的欢乐。城隍庙与城隍信仰成为超脱了政治与文化、国家与地方的共同空间，城隍信仰与城隍庙被赋予了更多的色彩、更丰富的内涵。（3）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在精神层面，城隍神信仰逐渐泛化，变成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符号，在物质层面，城隍庙本身已经成为所在区域的公共空间。

## 结语：变迁中的上海地区城隍信仰

从民俗学与历史学的角度，对于民间信仰的城隍神研究，已经积累了一些比较成型的方法与思路，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均或多或少地论及到变迁中的上海或江南地区城隍信仰。不过，以往关于该地区的城隍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仰本身，或者精神信仰与经济活动，文化信仰与政治安排之间的关系。本文更多的是将城隍这一民间信仰置身于上海地区的特定范围，通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段，相对更为详细完整地展示了这个过程。其中最主要的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特色之处是，从上海地区的特征来解释城隍神信仰的时空变迁。通过三个章节，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明清至民国上海地区城隍信仰的变迁。

第一，首先通过对上海地区城隍庙宇与信仰的考述，厘清了以前对于上海地区城隍神记述的混乱，复原了城隍信仰的原型与内涵。从城隍庙修建、城隍神来源，讨论归纳了上海地区各府县城隍信仰的四种原型：抚慰地方、护城保民；抵御外侮、靖城安邦；清官直臣、为民请命；神灵显佑、庇护民众。大致归纳起来，或者是“为明请命”的清官而被寄托与追思为神，或者是原先属于民间的记忆，后来被官方加封为城隍，或者是因为该地区遭受海患或倭寇的滋扰，城隍神被赋予了护海以及抵御外侮的功能，或者是神灵的显佑，被追加祭祀。于是，城隍神的原旨已经延伸、被虚拟，成为地方保护神，安抚地方、护城保民，所以上海县出现一庙三城隍、一庙五城隍的情形。

已有的认识告诉我们城隍神主要的功能是护城、灵佑，但是，通过上海地区各府县城隍神多种多样的起源来看，实情要更为复杂多样。各县设庙祭祀城隍、城隍的来源均具有地方性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城隍神的记忆可能会消散，或者被重新附会，变成新的故事。一般而言，及至最后，各县关于城隍神的记忆逐渐归于同一，城隍神的原型逐渐被弱化，城隍神的功能却被彰显出来，逐渐成为一个共同的信仰平台。这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看到的城隍神信仰，它们曾经有过这样微妙的嬗变。从这里出发，有利于我们理解民间城隍神信仰的来源、演变轨迹，理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城隍之间的细微差别，理解信仰仪式与话语外衣之下的核心精神。

第二，关于城隍神信仰与地方经济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现在看来已经是

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很多的相关文献与论述已经为我们展示了这一丰富的图景。在这里，本文主要结合空间分析，讨论了以往分析上海城隍信仰与经济关联之间被忽略的二个问题：

（1）上海地区各县的城隍信仰的空间分布；（2）城隍信仰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在外部与内部有哪些具体的反映。

对于前者，本文遍寻上海地区所有的方志与乡镇志，仔细收集了各县、镇、乡的城隍庙的修建情况，尽可能地统计了明清至民国各乡镇城隍庙的增减，通过时间序列与空间序列，讨论了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的空间分布。进而发现，城隍信仰背后有着经济驱动因素，明中叶以来的地方商业化与城镇化，推动了城市保护神——城隍信仰的普及，城隍庙、别庙、行宫，延伸到很多乡镇，在经济发展起来的乡镇上，为城隍信仰找到了需求的空间，并逐渐建立起庙宇，立祀信奉。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上海地区各乡镇城隍信仰的兴盛程度，与该乡镇的地方经济更为密切相关；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每逢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城隍信仰比较繁盛的时期。

对于后者，城隍信仰扩大的主要标志是庙宇的建设，与持续的修葺，以及民众如痴如狂地加入城隍神信仰——“生恩万姓戴城隍”。民国时期上海城隍庙一再的修葺增建，正如地方文献所显示的那样，城隍信仰正在走向世俗化、民间化、商业化。官方主张的仪式逐渐加入了民间的狂欢，为城隍神营造了强大的信仰基础，城隍神祭祀活动与民间节日、庙会集市等融合在一起。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如果我们要清楚的理解城隍信仰活动，必须要理解城隍信仰活动中出现的那些与祭神相关的活动，而不仅仅是祭拜的仪式本身。从这里出发我们发现城隍信仰的内涵已经大大延伸，变成了区域性的民俗景观，这一切自然融入了区域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中。

第三，在关注社会经济背景之外，讨论了其政治文化特色同样重要，本文关注了处在政治与文化、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城隍信仰的形态。如果将城隍信仰置于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话语之中，至少需要关注二个群体、二个取向，一个共同的平台。

首先，明初册封城隍被赋予了浓厚的国家祭祀安排，无论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城隍等级划分，还是强制安排官员定期祭祀城隍，都表明了这一种政治安排。在清代有所继承，但是逐渐放弃了城隍的等级册封体系，弱化了“鉴国司民”的色彩。不过城隍神灵护佑地方的特色，促成了地方民众的认同与信奉，伴随着民众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城隍信仰最终融入了地方文化之中，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逐渐成为共同的文化归宿。

其次，官方的主张与民众的诉求，看似鸿沟万丈，实际差之毫厘。在城隍信仰的具体细节上，官方的主张与民间的诉求各得其所，过“三巡会”等祭祀活动，地方官向民众显示朝廷正统，以及信仰的威力；而民众则通过此等活动，诉求公平与安心，也通过狂欢来释放压抑。不同的群体通过城隍信仰，获得自己的预期，使得这一信仰逐渐超脱了政治束缚，成为一种文化的皈依，不过作为信仰本身，其自然属性逐渐凸显，官方的色彩逐渐弱化。

再次，无论是宗教性的祭祀活动，还是日常的城隍信仰，民众、士绅、官府都分别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活动的空间。城隍庙与城隍信仰逐渐成为维系地域社会共同体的纽带，成为士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个意识上的共同空间，官方在这里发布最新的告示，士绅在这里集会议事，民众参与其中的欢乐。城隍庙与城隍信仰成为超脱了政治与文化、国家与地方的共同空间。城隍信仰成为共同的记忆与意识，城隍神延伸，承载者不同群体的精神诉求。这一信仰泛化所带来的空间扩大，为城隍信仰注入了永恒的活力，一直延绵到今天。

## 参考文献

### (一) 史料与资料:

- 崇祯《松江府志》(方岳贡)  
康熙《松江府志》(郭廷弼)  
嘉庆《松江府志》(孙星衍等)  
光绪《松江府续志》(姚光发等)  
民国《松江志稿》  
乾隆《华亭县志》(冯鼎高)  
光绪《娄县志》(张云望)  
宣统《华娄续志》(雷谱桐)  
万历《上海县志》(王之象)  
康熙《上海县志》(曹廷璩)  
乾隆《上海县志》(叶承重/皇甫枢)  
嘉庆《上海县志》(王大同)  
同治《上海县志》(俞樾)  
民国《上海县续志》(姚文彤)  
民国《上海通志稿》(柳亚子)  
乾隆《宝山县志》(赵西)  
光绪《宝山县志稿》(吴康寿)  
民国《宝山县续志》(钱淦)  
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吴霞)  
正德《崇明县重修志》(黄章)  
乾隆《崇明重修志》(韩彦曾)  
光绪《崇明县志》(李联秀等)  
民国《崇明县志》(曹炳麟)  
雍正《分建南汇县志》(钦琰)  
乾隆《南汇县新志》(吴省钦)  
光绪《南汇县志》(张文虎)  
民国《南汇县续志》(严伟修)  
乾隆《金山县志》(焦以敬)  
民国《宝山新志备稿》  
乾隆《奉贤县志》(王应奎)  
光绪《奉贤县志》(韩佩金)  
民国《奉贤乡土志》(朱醒华)  
道光《川沙抚民厅志》(何士祁)  
光绪《川沙厅志》(陈方瀛)  
民国《川沙县志》(黄炎培)  
正德《嘉川图记》(都穆)  
嘉靖《嘉定县志》(蒲南金)  
万历《嘉定县志》(张应武)  
康熙《嘉定县志》(苏渊)  
乾隆《嘉定县志》(张陈典)  
光绪《嘉定县志》(杨震福)  
民国《嘉定县志》(陈传德)  
万历《青浦县志》(王圻)  
康熙《青浦县志》(诸嗣郢等)  
乾隆《青浦县志》(王昶)  
同光《青浦县志》(熊其英等)  
民国《青浦续志》(金君等)  
道光《金山县志稿》(钱熙泰)  
光绪《金山县志》(龚宝琦)  
镇志、里志、乡土志从略  
《申报》

顾炳权：《上海历代竹枝词》，上海书店，2001

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沪苏卷）》，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上海通社：《上海研究资料》，中华书局，1936

上海通社：《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

上博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葛元煦等：《沪游杂技、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胡祥翰等：《上海小志、上海乡土志、夷患备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乔钟昊：《西园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豫园》，196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历年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1962

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地方史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

钱化佛口诉，郑逸梅撰：《三十年来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4

钱化佛口述、郑逸梅撰：《三十年来之上海》续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阿炎林：《上海地产大全》，1933

姚廷遴：《历年记》，《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姚福均：《铸鼎余闻》，学生书局，1989

毛祥麟、毕万忱：《墨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二）研究论著：

郑土有、王贤森：《中国城隍信仰》上海三联书店，1994

郑土有、刘巧林：《护城兴市——城隍信仰的人类学考察》，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苏智良、姚霏：《庙、信仰与社区：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汉学研究中心：《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1994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和民间信仰》，日本研文，2001

滨岛敦俊：《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蒋竹山：《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新史学》第8卷第2期

孙哲：《上海豫园——城隍庙老城厢节场空间历史研究》，《山西建筑》，2007年第2期

路遥等：《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的若干学术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

张化：《上海宗教通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上海市文化局史志办公室编：《上海滑稽戏志》，1997

阿英：《城隍庙的书市》，载倪墨炎编《浪淘沙——名人笔下的老上海》，北京出版社，1999

黄可：《上海美术志札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爱狄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包玉珂编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

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上海豫园办公室编：《上海豫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曹一士：《小灵台四首》，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豫园》，1962

沈善昌：《邑庙风光》，1946

茅伯科、邹逸麟：《上海港：从青龙镇到外高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汤伟康、杜黎：《沪城风俗记》，上海画报出版社，1991

上海故事杂志社编：《老城隍庙的传说》，1988

范荧：《上海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顾承甫：《沪上岁时风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火雪明：《上海城隍庙》，青春文学社，1928

上海市文献委员会：《上海城隍庙》，上海市文献委员会，1948

范剑平：《上海城南旧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沈善昌：《邑庙风光》，1946

桂国强：《上海城隍庙大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海书店，1986

附表

附表：上海地区府、州、县、镇、乡城隍庙一览表（明——民国）

| 县   | 设立<br>时间      | 乡、镇            | 城隍庙地址  | 建庙    | 重修    | 文<br>献 |
|-----|---------------|----------------|--------|-------|-------|--------|
| 华亭县 | 1728-<br>1913 |                | 县属东南   | 宋政和四年 |       | A1     |
|     |               |                | 十一保十七图 | 明万历年建 |       | A1     |
|     |               | 柘林东门内郭         |        |       |       | A2     |
|     |               | 守御柘林堡          |        |       |       | A2     |
|     |               | 莘庄镇            |        |       |       | A2     |
|     |               | 后冈镇            |        |       |       | A2     |
|     |               | 张堰镇夏家卫东        |        |       |       | A2     |
|     |               | 七保三十图          |        |       |       | A2     |
|     |               | 八保二十图，俗呼罗许庄庙   |        |       |       | A2     |
|     |               | 山阳镇西北普福掩右（翁家庙） |        |       |       | A2     |
|     |               | 亭林镇（栖霞道院）      |        |       |       | A2     |
|     |               | 亭林宝云寺西南        |        |       |       | A2     |
|     |               | 十保十图种福庵右       |        |       |       | A2     |
|     |               | 八保十图(罗许庄庙)     |        |       |       | A3     |
| 上海县 | 1292          |                | 长生桥西   | 明永乐年间 | 20 多次 | B1     |
|     |               | 纪王、诸翟两镇        | 皇十四图   |       | 道光初年  | B2     |

| 县   | 设立<br>时间 | 乡、镇               | 城隍庙地址                        | 建庙                                  | 重修                                                 | 文<br>献 |                             |    |
|-----|----------|-------------------|------------------------------|-------------------------------------|----------------------------------------------------|--------|-----------------------------|----|
| 嘉定县 | 1369     | 闵行镇               | 关帝庙西                         | 乾隆时寿民李枝桂建                           |                                                    | B3     |                             |    |
|     |          | 横泾                |                              |                                     |                                                    | B3     |                             |    |
|     |          | 法华乡               |                              |                                     |                                                    | B4     |                             |    |
|     |          | 七宝南镇              |                              |                                     |                                                    | B5     |                             |    |
|     |          | 七宝北镇              | 南城隍庙，东岳行祠之左<br>七宝北镇大寺之东北     | 康熙二十六年建                             | 乾隆四十一年重修<br>乾隆四十一年，道光初年<br>同光间，宣统元年，同治五年<br>光绪二十九年 | B5     |                             |    |
|     |          | 华漕镇               |                              |                                     |                                                    | B6     |                             |    |
|     |          | 二十四图跨十五图          |                              |                                     |                                                    | B6     |                             |    |
|     |          | 六图陆行镇东首           |                              |                                     |                                                    | B6     |                             |    |
|     |          | 三十五六八图，右在二十二<br>保 | 嘉庆十六年<br>在县南富安坊，洪武二年移县<br>治东 | 宋嘉定间建                               | 天顺元年，嘉靖三十五年，光绪八年                                   | B7     |                             |    |
|     |          | 漕河泾               |                              |                                     |                                                    | C1     |                             |    |
|     |          |                   |                              |                                     |                                                    |        |                             |    |
|     |          | 外冈镇               |                              | 西为潼冈，东为彩仙                           | 地界旷远，民乃各就其<br>里建祠，以便香火，有<br>十余处者。                  |        | C2                          |    |
|     |          | 真如镇               | 镇北生九图                        |                                     |                                                    |        | 同治九年重建成殿及左寝宫，光绪六年又建<br>戏台一座 | C3 |
|     |          | 安亭镇               |                              |                                     |                                                    |        |                             | C4 |
|     |          | 南翔镇               | 在河号四图<br>在白鹤寺                | 御史林公生祠改建<br>明万历年募建<br>康熙六十年<br>康熙初建 | C5                                                 |        |                             |    |
|     |          | 方泰                |                              |                                     | C6                                                 |        |                             |    |
|     |          | 黄渡镇               | 在北镇大街<br>旧在南镇千秋桥东            |                                     | 乾隆四年，道光二十三年<br>乾隆十九年迁建迎恩桥侧                         | C7     |                             |    |
|     |          | 黄渡镇               |                              |                                     |                                                    | C7     |                             |    |
|     |          | 石冈广福              |                              |                                     |                                                    | C8     |                             |    |

| 县   | 设立<br>时间 | 乡、镇        | 城隍庙地址             | 建庙      | 重修                  | 文<br>献 |
|-----|----------|------------|-------------------|---------|---------------------|--------|
| 崇明县 | 1369     | 十二乡        |                   |         |                     | C9     |
|     |          | 北门外利民桥北    | 城北隅               | 明万历建    | 乾隆十九年，二十年重建；光緒八年重建  | D1     |
|     |          | 沈家湾        | 自平洋沙故城迁建          |         | 道光九年                | D1     |
|     |          | 小竖河镇       |                   |         |                     | D1     |
|     |          | 长沙         |                   |         |                     | D1     |
|     |          | 鳌阶镇        |                   |         |                     | D1     |
|     |          | 新开河镇       |                   |         |                     | D1     |
|     |          | 堡镇         |                   |         |                     | D1     |
|     |          | 虾沙         |                   |         |                     | D1     |
|     |          | 米行镇        |                   |         |                     | D1     |
|     |          |            |                   | 明万历建县移建 | 同治十三年；光緒初、九年、十年，十三年 | E1     |
|     |          |            | 在城东北隅             |         | 同治年间重修              | E1     |
| 青浦县 | 1542     | 商塌市        |                   |         |                     | E2     |
|     |          | 旧治青龙镇      |                   |         |                     | E2     |
|     |          | 白鹤江镇       |                   |         |                     | E2     |
|     |          | 章堰         |                   |         |                     | E2     |
|     |          | 沈巷         |                   |         |                     | E2     |
|     |          | 观型堂镇       |                   |         |                     | E2     |
|     |          | 金泽镇        |                   |         |                     | E2     |
|     |          | 珠街里（閑镇）    | 旧在雪霞浜，乾隆二十八年迁平安桥北 | 乾隆二十八年  | 同治十三年修葺，光緒七年重建      | E3     |
|     |          | 夏家浜        |                   |         |                     | E4     |
|     |          | 四十二保一区二十二图 |                   |         |                     | E4     |

| 县  | 设立时间      | 乡、镇         | 城隍庙地址                | 建庙          | 重修                | 文献 |
|----|-----------|-------------|----------------------|-------------|-------------------|----|
| 婺县 | 1656-1911 | 赵屯桥镇        | 在古塘村                 |             | 光緒二十五年            | E4 |
|    |           | 金冢桥         |                      |             |                   | E4 |
|    |           | 章园庄         |                      |             |                   | E4 |
|    |           | 四十六保四区五图北鳞圩 |                      |             |                   | E4 |
|    |           | 观音堂镇        | 旧在南镇千秋桥东             | 康熙二十六年建     | 道光十二年重修           | E4 |
|    |           | 七宝镇         |                      | 光緒三十年       |                   | E4 |
|    |           | 北谿山镇        |                      | 光緒三年里改建     |                   | E4 |
|    |           | 广富林镇        |                      | 乾隆十九年迁建迎恩桥侧 |                   | E4 |
|    |           | 黄渡镇         | 县城隍行宫在国子圩            | 康熙年间建       | 雍正七年重建，乾隆四十七年重建寝宫 | E5 |
|    |           | 黄渡镇         |                      |             |                   | E6 |
|    |           | 金泽镇         |                      |             |                   | E8 |
|    |           | 大小蒸镇        |                      |             |                   | E8 |
|    |           | 大小蒸镇        | 在二十八都五图西北绛字圩六十六坵     | 顺治癸巳年建      | 咸丰壬子重建            | E8 |
|    |           | 大小蒸镇        |                      |             |                   | E9 |
|    |           | 章练镇         |                      |             |                   | E9 |
|    |           | 章练镇         |                      |             |                   | E9 |
|    |           | 塘桥镇         | 在县治东南，西城隍庙，在大仓桥西仓桥卫内 | 康熙三十四年建     | 乾隆三十一年，五十年，嘉庆十八年  | F1 |
|    |           |             |                      |             |                   | F2 |
|    |           |             |                      |             |                   | F2 |
|    |           |             |                      |             |                   | F2 |
|    |           | 短浜口         | 二保一图方家埭              |             | 同治元年毁，八年重建        | F2 |
|    |           | 二保一图方家埭     |                      |             |                   | F2 |

| 县   | 设立时间 | 乡、镇           | 城隍庙地址 | 建庙        | 重修                   | 文献 |
|-----|------|---------------|-------|-----------|----------------------|----|
| 奉贤县 | 1724 | 沈巷镇           |       |           |                      | F2 |
|     |      | 四十一保二十一图      |       |           |                      | F2 |
|     |      | 三保二十八图        |       |           |                      | F2 |
|     |      | 千山上           |       |           |                      | F2 |
|     |      | 昆山镇           |       |           |                      | F2 |
|     |      | 七宝镇南市         |       |           |                      | F2 |
|     |      | 泗泾镇           |       |           |                      | F2 |
|     |      | 三保二十四图        |       |           |                      | F2 |
|     |      | 四十一保二十九图、三十六图 |       |           |                      | F2 |
|     |      | 枫泾镇           | 镇南杏花坊 | 明万历时      | 雍正七年；同治四年，八年，光绪五年    | F3 |
|     |      | 枫泾镇           | 镇北高阳坊 | 明季创建      | 康熙五十一年；道光时；同治四年；光绪元年 | F3 |
|     |      | 枫泾镇           | 二保方家墟 |           |                      | F3 |
|     |      | 枫泾镇           | 三保城隍村 |           |                      | F3 |
|     |      |               | 城西门内  |           |                      | G1 |
|     |      | 五十四图          |       | 道光十八年建    |                      | G1 |
|     |      | 高桥南映海禅院左      |       |           | 乾隆十四年冬，同治元年          | G1 |
|     |      | 三团钦塘下十五保六十二外图 |       | 明嘉靖年由内图移此 | 同治十年                 | G1 |
|     |      | 四团镇圣果寺西偏      |       | 明初        | 同治九年                 | G1 |
|     |      | 白虎庙在东，新市镇西    |       | 明御史宋贤建    | 同治八年                 | G1 |
|     |      | 沈行前东名积善院      |       | 乾隆二十六年    | 乾隆三十年                | G1 |
|     |      | 萧塘镇北市         |       | 明代        | 同治二年                 | G1 |

| 县   | 设立<br>时间 | 乡、镇          | 城隍庙地址           | 建庙         | 重修                                    | 文<br>献 |
|-----|----------|--------------|-----------------|------------|---------------------------------------|--------|
| 金山县 | 1724     | 庄行镇后褚泾庙      |                 | 乾隆初年       | 同治十二年                                 | G1     |
|     |          | 西白沙庙在十三保三十二图 |                 | 明代         | 康熙十六年                                 | G1     |
|     |          |              | 在县属东北，正庙一别庙     | 明洪武二十年     | 洪武三十年；弘治四年；康熙中                        | H1     |
|     |          |              | 卫城县治东北（华屈）      | 明洪武二十年     | 康熙三十六年                                | H2     |
|     |          | 张堰东          |                 |            |                                       | H3     |
|     |          | 干巷           |                 |            |                                       | H3     |
|     |          | 朱泾镇          | 西林寺东            |            |                                       | H3     |
|     |          | 朱泾镇          | 明真道院侧           |            |                                       | H3     |
|     |          | 松隐           | 河南面             |            |                                       | H4     |
|     |          | 吕巷镇          | 四保二十八图          | 道光年里人王蔚堂建  |                                       | H4     |
|     |          | 吕巷镇          | 河南四五图(杨爷庙)      |            |                                       | H4     |
|     |          | 姚家廊下         |                 |            |                                       | H5     |
|     |          | 朱泾镇          | 明真道院左           |            |                                       | H6     |
|     |          | 朱泾镇          | 龙洲里             |            |                                       | H6     |
|     |          | 张堰镇          | 在牌楼巷东           |            | 乾隆十五年；嘉庆二十二年复脩；同治六年，<br>光绪二十九年        | H7     |
| 南汇县 | 1724     | 张堰镇          | 一在石皮巷北          |            |                                       | H7     |
|     |          | 张堰镇          | 一在洞桥街北华境，俗称东城隍庙 |            | 嘉庆二十三年；同治年；光绪二十年                      | H7     |
|     |          |              | 在县治西南           | 明洪武年千户陈盟建  | 雍正六年，乾隆四十九年，同治三年，光绪<br>二十六年、三十二年，宣统二年 | I1     |
|     |          | 一团           |                 | 明万历二十九年建   |                                       | I1     |
|     |          | 航头           | 在西市             |            |                                       | I1     |
|     |          | 周浦           | 在西市             | 旧为杜浦庙祀,改为邑 | 乾隆年，道光年，同治元年、七年，光绪季                   | I2     |

| 县   | 设立时间 | 乡、镇  | 城隍庙地址        | 护仓城隍庙     | 年                        | 重修 | 文献 |
|-----|------|------|--------------|-----------|--------------------------|----|----|
| 宝山县 | 1724 | 新场   | 在千秋桥东        | 建庙        |                          |    |    |
|     |      | 杜行东庙 |              | 崇禎十一年     | 同治四年，光緒三十年               |    | I2 |
|     |      | 杜行西庙 |              | 康熙末       | 乾隆三十一年，道光十八年，光緒二十一年；     |    | I2 |
|     |      | 六竈   |              | 乾隆间       |                          |    | I2 |
|     |      | 张家棚  | 在二团真北，明永福寺旧址 | 康熙初       | 嘉道间，同治十二年，光緒十四年          |    | I2 |
|     |      | 下沙   |              | 嘉庆丙子      | 光緒二十二年                   |    | I3 |
|     |      | 二团   |              | 嘉庆六年      | 咸丰四年修                    |    | I3 |
|     |      | 北蔡   |              | 乾隆三十八年    | 光緒四年，宣統二年                |    | I3 |
|     |      | 沈庄   |              |           |                          |    | I4 |
|     |      | 横沔   |              |           |                          |    | I4 |
|     |      | 拨赐镇  |              |           |                          |    | I4 |
|     |      | 王家浜北 |              |           | 乾隆二十五年                   |    | I5 |
|     |      |      |              |           |                          |    | I5 |
|     |      |      |              | 嘉靖时       | 万历十九年，天启七年，康熙初，康熙八年，     |    | J1 |
|     |      |      | 县属东          |           | 光緒二十一年、二十四年              |    |    |
|     |      | 杨行   |              | 明里人须氏捐地公建 | 光緒十八年、三十四年               |    | J2 |
|     |      | 罗店   |              |           | 光緒十三年、十四年                |    | J3 |
|     |      | 罗店   | 北街黄二十图       | 明天启间      | 康熙，同治十三年，光緒十三年，雍正三年      |    | J4 |
|     |      | 月浦   | 镇北市梢         |           | 同治元年、二年、十三年，宣統二年，民国十九年八月 |    | J5 |
|     |      | 刘行   |              |           | 光緒二十五年                   |    | J6 |
|     |      | 广福   |              |           | 光緒二十三年                   |    | J6 |
|     |      | 大场   |              |           | 光緒八年、十二年、十八年及民国六年        |    | J6 |
|     |      | 真如   |              |           | 光緒六年重修                   |    | J6 |

| 县   | 设立时间 | 乡、镇      | 城隍庙地址                | 建庙      | 重修                    | 文献 |
|-----|------|----------|----------------------|---------|-----------------------|----|
| 川沙厅 | 1812 | 彭浦       | 十四图戾圩江东, 旧城内         | 康熙时建    | 光绪三十年重修               | J6 |
|     |      | 高桥       | 闰字, 五图商圩             | 明万历初建   | 民国二年                  | J6 |
|     |      | 高桥       | 镇北市梢                 | 清嘉庆十九年  | 光绪二十年                 | J6 |
|     |      | 盛桥       | 景德观左                 | 顺治间建    |                       | J7 |
|     |      | 江湾       | 牛郎厅旁                 |         |                       | J8 |
|     |      | 江湾       | 龙神祠西                 | 明嘉靖三十六年 | 乾隆五十三年、五十九年秋同治五年、十二年, | J8 |
|     |      | 八团龙王庙西厢  |                      |         |                       | K1 |
|     |      | 二十保王家港镇东 |                      |         |                       | K1 |
| 川沙县 | 1912 | 九团壩慈云庵侧  |                      | 乾隆三十二年建 | 咸丰四年修                 | K1 |
|     |      | 二十二保一图   |                      |         |                       | K1 |
|     |      | 二十二保高行镇  |                      |         |                       | K1 |
|     |      | 长人乡      | 二十保九图王家港镇东首          | 清光绪三十二年 |                       | K2 |
|     |      | 高昌乡      | 二十二保一图虹桥北首河西         |         | 清同治七年                 | K2 |
|     |      | 高昌乡      | 二十二保十五图高行镇南市         |         | 清光绪二十九年               | K2 |
|     |      | 高昌乡      | 二十二保十二图, 九团壩城隍庙      |         | 光绪十三年                 | K2 |
|     |      | 八团乡      | 八团北一甲钦堂西             |         | 光绪三十年、三十二年            | K2 |
|     |      | 九团乡      | 九团九甲(二十二保二十七图带丈)钦堂西侧 |         | 民国三年                  | K2 |
|     |      | 横沙乡      |                      |         |                       | K2 |

注释:

- A1=杨开第修,姚光发等纂:《重修华亭县志》卷六《祠祀·秩祀》,光绪四年(1878)刊本  
A2=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撰:《松江府志》,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本  
A3=清·博润等修,姚光发等纂,《松江府续志》,卷十《建置志·坛庙》,清光绪九年刊本  
B1=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撰:《松江府志》,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本  
B2=秦立纂,《淞南志》,卷三《祠庙》,嘉庆十年(1805)本  
B3=吴肇等修,姚文彤等纂:《上海县续志》,卷八,《宗教》,民国二十四年(1935)本  
B4=王钟纂修,胡人凤续纂修:《法华乡志》卷八《遗事》,民国十一年  
B5=顾传金纂:《七宝镇小志》卷二《寺庙》,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B6=吴肇等修、姚文彤等纂:《上海县续志》,卷二十九,《杂祀二》,民国七年刊本  
B7=唐锡瑞辑、张剑光等整理:《二十六保志》上海乡镇旧志丛书,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2006年  
C1=韩浚等修:《嘉定县志》卷之四《营建考下·庙宇》,明万历三十三年刊本;陈傅德修、黄世祚纂:《嘉定县续志》,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C2=(明)殷聘尹纂:《外冈志》,崇祯四年修,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镇志专集》  
C3=陆立:《真如里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洪复章:《真如里志》,《营缮志·祠庙》民国七年(1918年);王德乾:《真如志》卷二《寺庙》,上海图书馆藏 1959 年本  
C4=清陈朴德,孙岱《安亭志》卷十四《祠庙》,民国二十六年(1937)安定吴廷铨铅印本影印  
C5=清 张承先纂、程攸熙订正:《南翔镇志》,卷二《营建》,民国十三年(1924)南翔凤竹楼铅印本影印  
C6=清 王初相纂:《方秦志》卷一《庙宇》,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C7 清 章树福纂《黄渡镇志》卷九《神祠》,民国十二年(1923)章钦亮重校铅印本影印  
C8=清萧鱼会、赵稷思纂,《石冈广福合志》,卷四《集类考·寺庙》,嘉庆十二年(1807)刻本影印  
C9=陈傅德修、黄世祚纂:《嘉定县续志》,卷 15《杂志·寺观祠宇表》,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D1 王清穆修、曹炳麟纂:《崇明县志》,民国十年修,民国十九年本  
E1=陈其元等修、熊其英等纂:《青浦县志》,卷三《建置·坛庙》,光绪五年刊本; 张仁静修、钱崇威纂、金詠榴续纂:《青浦县续志》,卷三《建置·坛庙》,民国二十三年刊本  
E2=陈其元等修、熊其英等纂:《青浦县志》,卷三《建置·坛庙》,光绪五年刊本  
E3=陈其元等修、熊其英等纂:《青浦县志》,卷三《建置·坛庙》,光绪五年刊本; 张仁静修、钱崇威纂、金詠榴续纂:《青浦县续志》,卷三《建置·坛庙》,民国二十三年刊本;  
周郁滨纂:《珠里小志》,卷六,《寺庙》,嘉庆二十年  
E4=张仁静修、钱崇威纂、金詠榴续纂:《青浦县续志》卷三《建置·坛庙》,民国二十三年刊本

- E5=清 章树福纂《黄渡镇志》卷九《神祠》，民国十二年（1923）章钦亮重校铅印本影印
- E6=陈其元等修、熊其英等纂：《青浦县志》，卷三《建置·坛庙》，光緒五年刊本；张仁静修、钱崇威纂、金詠榴续纂：《青浦县续志》，卷三《建置·坛庙》，民国二十三年刊本；周凤池、蔡自申纂修：《金泽小志》卷二《建置·祠庙》，道光十一年
- E8=张仁静修、钱崇威纂、金詠榴续纂：《青浦县续志》卷三《建置·坛庙》，民国二十三年刊本；叶世熊：《蕰里志略》卷四《建置·寺观》，宣统二年（1910）本
- E9=高如圭原纂、万以增续纂，《章练小志》卷三《风俗方言·祠庙》，民国七年（1918）
- F1=谢庭薰修，陆锡熊纂：《娄县志》，卷十《祀祠》，乾隆五十三年刊本；汪坤厚修，张云望纂：《娄县续志》，卷九《祠祀志》，光緒五年刊本
- F2=谢庭薰修，陆锡熊纂：《娄县志》，卷十《祀祠》，乾隆五十三年（1788）刊本
- F3=曹相骏纂、许光墀增纂：《重辑枫泾小志》，卷二《建置·祠庙》，光緒十七年（1891）本
- G1=韩凤金等修，张文虎等纂：《奉贤县志》，光緒四年刊本
- H1=常琬修、焦以敬纂：《金山县志》卷之四《秩祀》，乾隆十六年刊本，民国十八年重印
- H2=清·龚宝琦，黄厚本纂，《金山县志》卷七《秩祀》，清光緒四年刊本
- H3=常琬修、焦以敬纂：《金山县志》卷之四《秩祀》，乾隆十六年刊本，民国十八年重印
- H4=常琬修、焦以敬纂：《金山县志》卷之四《秩祀》，乾隆十六年刊本，民国十八年重印；清·龚宝琦，黄厚本纂，《金山县志》卷七《秩祀》，清光緒四年刊本
- H5=钱熙泰修：《金山县志稿》秩祀，咸丰八年抄本
- H6=钱熙泰修：《金山县志稿》秩祀，咸丰八年抄本；龚宝琦、黄厚本纂：《金山县志》卷七《秩祀》，光緒四年刊本
- H7=姚裕康、范炳垣纂修：《重修张堰志》，《建置·祠庙》，民国九年本
- I1=清·金福曾等修，张文虎等纂：《南汇县志》卷八《祠祀志·庙》，民国十六年重印本
- I2=清·金福曾等修、张文虎等纂，《南汇县志》卷八《祠祀志·庙》，民国十六年重印本；严伟修、秦锡田等纂：《南汇县续志》，民国十八年刊本
- I3=严伟修、秦锡田等纂：《南汇县续志》，民国十八年刊本
- I4=傅润等修、姚光发等纂：《松江府续志》，卷十《建置志·坛庙》，光緒九年刊本
- I5=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撰：《松江府志》，卷十七《建制》，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 J1=梁蒲贯等修、朱延射等纂：《宝山县志》卷二《营建志·坛庙》，光緒八年刊本
- J2=张允高、钱淦、吴葭、王钟琦等纂修：《宝山县续志·附再续志·新志备稿》，卷三《营建志·坛庙》，民国十年、二十年铅印本；黄程云纂：《杨行志》，《寺观》，嘉庆四年（1799年）
- J3=张允高、钱淦、吴葭、王钟琦等纂修：《宝山县续志·附再续志·新志备稿》，卷三《营建志·坛庙》，民国十年、二十年铅印本；王树芬修、潘履祥纂：《罗店志》，《营建志上·庙宇》，光緒十五年（1889）铅印本影印

J4=清·王树芬修、潘履祥纂，《罗店志》，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铅印本影印

J5=张允高、钱淦、吴葭、王钟琦等纂修：《宝山县续志·附再续志·新志备稿》，卷三《营缮志·坛庙》，民国十年、二十年铅印本；清张人境纂，清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纂《月浦志》，上海博物馆藏稿本影印；陈应康纂，《月浦里志》卷四《礼俗志·寺庙》，民国二十三年（1934）

J6=张允高、钱淦、吴葭、王钟琦等纂修：《宝山县续志·附再续志·新志备稿》，卷三《营缮志·坛庙》，民国十年、二十年铅印本

J7=张允高、钱淦、吴葭、王钟琦等纂修：《宝山县续志·附再续志·新志备稿》，卷三《营缮志·坛庙》，民国十年、二十年铅印本；赵同福修、杨逢时纂：《盛桥里志》，卷二《营缮志·庙宇》

J8=钱淦纂：《江湾里志》，卷四《风俗志·寺庙》，民国十三年（1924）

K1=陈方谦，俞樾纂，《川沙厅志》卷五《祠祀志·官祀》，光绪五年刊本

K2=方鸿铨、黄炎培著，《川沙县志》，卷十二《祠祀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